周易本義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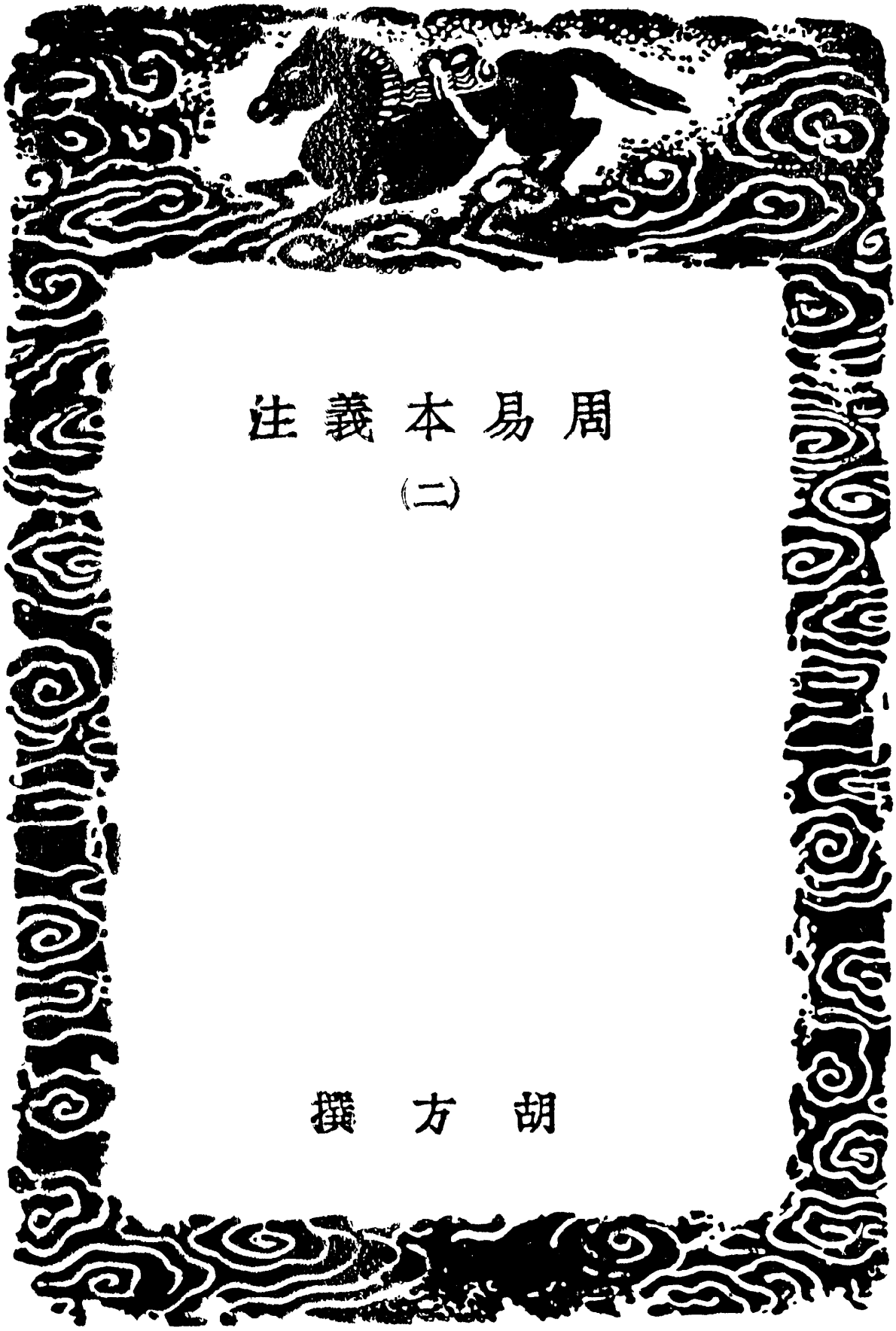
二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周易本義注

(二)

胡方撰

周易本義註卷之二

周易上經二

☱☰ 兌下 乾上

履虎尾。不咥人。亨。

占例直言之。上六字當卦名亨字。占詞與比之吉同例。伏羲本取卦象爲卦名義。其名之義則爲禮。今另取卦體爲卦名義。而指卦德以言之。又只言卦名義而去其名象之變例也。文王因商季之世人之履虎尾者多。急爲計所以處。又見卦德之和悅。適是處此之道。且與禮之意相通。於伏羲本旨不大悖。故易原義爲柔履剛。而以卦德言之。象總言卦名義。履字用卦名爲詞。卦名在言前。天澤所像者禮之形實。而形實中之意皆因物而不忤。故和悅與之相通。謂伏羲名卦自取卦象之義。然卦象之義可當卦體之義。觀以卦之體卽其德之象也。則筮得此卦者。卽筮得卦德之義耳。禮稱履者。謂人之所當履也。和悅爲履虎尾不咥之道。則亦人所當履者。此亦與禮相通之意。不特因物不忤也。履虎尾遇乾之象。不咥人兌之象。不咥人和悅所操之效。故有和悅之象。卽有不咥人之象。

象曰履柔履剛也

此原文王之意以己所取之義爲伏羲所取之義發明所以係彖詞之故唯卦義如此故謂其象占如下文也若仍伏羲本義則象占有齟齬矣　履字作文王述伏羲原文　謂彖詞云伏羲名此卦爲履蓋卽取卦體之柔履剛名之也　文王實見柔履剛可以當履之名直謂伏羲以之起名

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

提撕之例　叮嚀人以用卦受占之實在悅也　語氣例見小畜　是從彖詞見得其意而言之于此係以此象占是意并言此是謂彖詞觀之是謂此象之所以成此占之所以致也　此見言外有此意　凡此類皆見聖人示人上下文事之相係屬也伏羲之取此柔剛之體爲卦義以此柔剛之體是悅乾之德之體故也則實取悅乾之德爲義耳而尋常之柔履剛不必成此象有此占然此履之者悅之柔所履者乾之剛故成此象有此占也　柔剛統名悅乾剛柔之至也　兌只是悅前註加和字者以和爲悅之發悅不可見只於其發見之也凡于物无憎怒之心者外必與隨順

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註釋之例　釋悅而應乾之實事也　說應乾是綱領之名此是條目之名舉綱領不如舉條目之明故曰明之　帝位易于生疚之地與虎尾之易于見咥相似　和之體因可悅之情從容剛中正之履帝位于位履所當履其所以爲履所當履者以于事事物物皆

合其理。總外因可說而內從容。故是和悅之義。 免疚專以中正。然中正非剛不能爲。爲之亦不常不誠。剛字兼明中正之常且誠。以滿不字之義也。中以行止之節言。正以義理之當言。 光明者。盛德大業。照耀人心。卽中庸之博厚發爲高明。 此句申明上文之詞。謂剛中正所以卽不疚者。以剛中正則能如此也。不疚者。稱其位而不媿。如此則稱其位矣。 通節舉一例餘。又以順境廣虎尾之類。而于順境中取帝位者。以人君爲天下禍福之本。特以帝位之如虎尾儆其戒懼。聖人愛天下之意也。 以中正例和悅之迹。又見和悅非爲邪枉之謂。 君子有以權取正。無反正爲權。其于小人有委蛇處。不過不輕排擊。非務結其懽也。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

坎川上之水象。其亦水之溺人象。澤則盛水者。故天地閒至下者唯澤。 分明之極方是禮。唯上下之極者其上下最分明。故二象是禮之象。 辨兼辨所以然及所當然。如九德爲天子。六德爲諸侯。是辨所以然。如天子九章。諸侯七章。是辨所當然。所以然辨。則人知上下之位不可亂。所當然辨。則人知上下之事不可亂。 禮无辨所以然。然必因所以然而制。則人可由之推見所以然。則算并辨之矣。

初九。素履。往无咎。

率其素履者。不變其平日之所行以爲行也。 陽則有力。初則力未衰。在下則入世淺而物誘未深。故能不爲物遷而素可守。 无咎者。多行多敗。而能有操持。則不在此例也。 象素字謂率素而往。占往字指率素之往言。 往猶行也。非仕進之謂。 此兼在下居初而能只言此時之事。可近此時未卽變耳。若要永久。則須保此在下居初之心勿失乃得也。

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註釋之例。釋去爻詞中事之疑也。往對素言。是又有所行。行隨時而變。聖賢之稱素者。亦不必同。恐人疑雖有所出入。但不大段相反。卽無害于素。則有用爻而失之者。故辨明无出入方是素。以使用者无誤也。謂其往之迹雖不同。而必理一而无小變。方是素也。前所行者是己所願。後所行者又己所願。是獨行所願。不行所不願也。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

獨幽人以无應取。餘俱以剛中取。中是履道之象。剛則并見能履本領之象。道者中而已。履道取於剛中。守貞又從履道推出。无應于上。幽獨之象。守貞者守出處之正。卽終于幽獨。貞是道之大端。履道必履此。亦坦坦方能履。而履道者又必坦坦。卽孟子飽乎仁義節之義。所以可推出守貞。坦坦者。內重外輕。富貴貧賤視之如一也。不見貧賤之苦。故能不去貧賤。全體與出處皆善。則无得凶之理。故吉。

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提撕之例。見出處之道與全體之道相連。不可藉口一端之得失而或苟也。倒出言前句在後。謂爻詞云幽人貞吉爲九二之象占。何者。以其中則能不自亂也。言中則不自亂。卽反見自亂非中。履道從中取。故以中稱之。不亂貞之謂。總言以履道因之坦坦而能貞也。吉以貞方得。故義亦在此。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爲于大君。

不中正是无德。柔是无才。是總无勝強禦之具。而志剛則必欲與強禦競也。眇跛。不中正與柔之象。能者。自謂能志剛之象。履虎尾是其見成境遇。不必定凶。唯以上二句處之乃凶。武人句推廣其象之類。上言爻是无攖強禦之具。而攖強禦之象。此句言亦是武人爲大君之象。蓋同一无履之之具而履之耳。此句下不言凶。借見上文也。

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爲于大君、志剛也。

提撕之例。前六句叮嚀如此必凶。後二句叮嚀武人爲君似如此。前六句一氣。謂爻詞云爻之象是如此。而凶是其占也。首四句爻詞言不能自謂能。此言自謂能實不能。會其意而代其詞以述之也。首四句是位不當之象。位不當以其實承之。卽指首四句。位不當。包不中正與柔而志剛言。柔居陽故不當。不當卽不正。而陽是三亦卽不中。至居陽則志剛象也。志剛謂亦此志剛之類。兩事同一義。故爻兼有兩象也。志剛又承位不當言。猶云不中正與柔而志獨剛。於是爲所不能爲也。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

爻位板定。不會就九六。九六推移。會就爻位。故皆是六六來居爻位。居此者用此之象。此爻則舍其剛而用柔也。履虎尾亦是見成境遇。愬愬乃人所以處之之道。

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註釋之例。釋爻詞所未及之義也。爻詞吉字只言不見咥。蓋謂人遇險時心當得无患便滿。言此已足爲勸也。孔子又思或有必欲行其志。僅免之道未屑爲。而寧犯難以徼倖者。故又指此爲志行之道以誘之。身全而後可以有爲。故全身之道。卽行志之道。不言是幷志不行反見言外。身全亦未必志行。但與身不全者之立見不行相反。則是屬行一邊矣。

九五。夬履。貞厲。

剛本銳質。而又以德位。人順驕之。則无所顧畏。而不思挫其銳。故成夬。理有自定之體。亦有因時之宜。貞亦厲者。能得其定體。未得其時宜也。定體可由心立。故剛中正者。可以不失時宜。外起難知。故不愼審。不可以得。

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提撕之例。倒出言前句在後。謂爻詞云夬履貞厲。此爻位正當之象占也。見此是位正當必有之事。戒之必自防也。位卽帝位。正當者以剛中正履之。爲處所當處。言位與德俱盛也。如此已足生驕。況悅者以德愈生悅。又以位不敢不悅。更足以助其驕。故必夬。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

言究竟之應。以見積累之重。究竟之完缺。由積累之疎密人所共知也。而究竟之完缺所關得失大。則積累之疎密所關得失亦大矣。微不旋則失元吉。而微有玷卽是不旋。是微玷之關得失大。不旋者善。以窮于不旋處見有限。旋者善。以无窮處見无限。其規

模相去絕遠。不獨爭于見在之善多少。吉亦不獨以見在之善分多少也。

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註釋之例。釋爻詞未顯之義也。爻詞只言大吉。未言是何等大。今疏明是盡量之大也。謂在上而得之元吉。其實異于常所謂元吉也。元吉有就一事言者。其元吉不過一事之吉之大者。履終之旋統萬事在內。則其元吉是萬事之報也。非大備天下之福。何足以當之。吉之理不驗則已。驗則當无不驗。人不能謂吉之理不驗。則亦不能謂言无不驗爲夸矣。故此足以使人信而受勸。福人之所喜。故以慶言福。是言元吉之實際。非言元吉可喜也。

䷵ 乾下坤上 歸妹

泰。小往大來。吉亨。

與上卦同例。但此另存卦名耳。伏羲只取天地交之象以立名。文王又取卦體卦變以寫明天地交之實。蓋泰卽亨之意。文王將指以言占。而恐人於天地之交見之未明。則於其中亨之義見之不眞。將疑亨之占非本卦之所告而不信。唯如此寫明。而後卦名之切於卦見。占之切於卦亦見也。天地交者。天施地生也。自人觀之。則下者爲來。上者爲往。然陰陽二氣非分見各處。其往來不是判然易位。只是節節密相參錯。故又以三四之迫近互換細寫之。卦體卦變總一天地交之實際也。照註末二句。吉亨就大者言。按下傳大小。不獨君子小人。凡主輔皆然。而交之功總爲大者成就也。謂此卦之象是天地交。占得此卦者當有如天地交之事。義例說見此卦吉字。意總言亨。但先欲以統名稱之。後見未明。又直言之耳。猶云當得吉。何以爲得吉。其所得者亨也。亨與泰一義。但泰就

彖言。亨就人事言。故不重複。　往者。屈也。來者。伸也。亨卽伸之謂。而伸是人之福祥。故曰吉。　亦有亨而不吉者。如小人之得志。非以无妄招禍。卽以肆惡敗德。皆不吉也。吉字亦辨亨爲大者之亨。不同小者之亨。亦不可少也。

彖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註釋之例。　卦象是天地交。卦名是通。皆明見彖詞。不待於釋。唯亨字所指甚廣。彖詞不得不統言之而止。今專疏明所指之事。使人知以反求諸已而見其爲正告反告也。　亨言如天地之交而通。上下交以下。正如天地之交而通事也。　謂卦言天地交而通。而文王實以小往大來。又以爲人事之象。而起吉亨之占。則全彖之文。是如此云云也。　首段釋小往大來及泰字。餘俱釋亨字。　首段本不待釋。只以引起下文耳。　首段謂卦象是天地交。而小往大來。卽天地交之實。則總天地交而已。卦指此名以泰。則謂交卽得通也。　天下降而後地上行。地與天交。究之只天與地交。小往大來。究之只大來也。　萬物通。謂二氣爲萬物之分得伸。二氣中本有爲萬物之分。但不交則獨陰不生。獨陽不成。此一分氣便鬱于中也。　上下句以君臣之倫言。言同卽言通。有上之同。則下之志可行。有下之同。則上之志亦可行也。然必交而後同。不交則不相知。不相知則雖能相同者。亦未効其相同之用也。　陰陽句以一切事物之體言。輕清爲陽。重濁爲陰。情文氣形是也。　健順句以學問之道言。健志順行也。　君子句以官職之制言。君子卽君子不器之君子。學問大成者也。自此以下。小成之士卽爲小人。故有交義。若邪惡小人。則與君子冰炭者。內外須作去留解。與上文不倫矣。　內外二字。取于內卦外卦。下卦是先立者。上卦是後加者。故下卦是內亦卽是主。名以內外。卽名以主從也。　內外立。則在內在外。有出入之象。故又卽以釋往來。　爲之主爲之從。皆是與之交。不肯爲之主從及肯爲之主從而不能爲者。皆不成交。故一內一外。又內外者是陽陰等。方是天地交之類。　六者皆相資則功成。相失則功廢。交則有通隨之。不言之者。以有上二段例見也。　道長二句。因條舉難盡。

又括其大凡以言之。言君子道小人道非言君子小人。天地閒事物。凡屬本屬妙可尊可貴似君子才德之意者。皆君子之道。凡屬末屬滯可卑可賤似小人才德之意者。皆小人之道。謂凡君子小人之道皆大小之類。凡消長皆往來之類也。消卽遜於長。長卽尙於消。卽主從之意。亦卽內外之意。

總要詮出交之義。消莫作消滅之消。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始交則屯。交久則泰。而泰終有不足。必待人爲之助方足。則有泰之象。卽有人當爲之助之義隨之而見。后之以。以此隨見之義也。裁天只因其自然而表章之。不外治歷明時。裁地則有作爲。如隨刊井牧是也。成者使之各自成不相混。宜利也。如秋宜種麥春宜種穀高宜種黍卑宜種稻是也。輔相者。敎民因時用地。是助利物之能。使及於物也。人物之性。皆天地所在。盡人物之性。亦是裁成輔相。其道亦倣上二條之意。左右民正言助足天地之泰。天地之泰。卽萬物之通。民之生遂德成。天地之泰方足也。泰之未足。卽屯之尙留。裁成輔相。卽終治屯之事也。財成似屯之經。輔相似屯之綸。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

拔言拔之卽起。非言拔之使起。屬君子言。非屬人君言。君子之行義達道。己所自主。人君不能操其權也。又拔茅是二三之象。連茹方是初九之象。下句只揭明連茹事體。彙指茹言。以指連言。吉者。泰可行道之時。連進又得其與也。按註全是象詞。以象爲占也。

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提撕之例。見君子不諱欲仕。以正固隱之非也。倒出言前句在後。謂爻詞云。此爻之象爲拔茅連茹。而因之征可得吉。蓋當泰之時。則君子志在外也。卽孟子君子未嘗不欲仕一句。伊尹吾豈若三句。是志在外註脚。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尙于中行。

五應是主泰之象。五主泰者。二受其任而代之主也。裁成輔相。是主泰之事。剛柔在中。是得中之象。剛者強毅能執中。柔者從容能審中。是所以得中之德。象在下之中。是已得中象。兩者兼見。互證其確也。首二句以處事言。包荒者。不爭小利。避小害。馮河者。大利大害必興必除也。次二句以用人言。不遐遺。周也。和也。朋亡。不比不同也。包荒得馮河補其不及。馮河得包荒節其大過。不遺得朋亡節其大過。朋亡得不遺補其不及。无過不及。所謂中也。全是占詞。因中行是指爻言。爻象不待另著也。

象曰。包荒得尙于中行。以光大也。

註釋之例。釋明爻詞中事之本領。使人學之知所從下手處也。包荒二字括四句。猶云能包荒等。光者無私欲之汚而明潔。是本體之伸。亦用剛所植。无私欲之累。則能強。故能馮河。朋亡大者。无偏理之隘而公普。是本體之虛。亦用柔所抑。无偏理之累。則能圓。故能包荒不遺。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象占皆以爻之時勢起義。首二句言有否之數。失正則否。否之數卽敗貞之數耳。艱貞者不與之敗。拒其數也。无咎卽能貞。是彼敗不得其數之轉也。泰之中是泰全成時。此時有可逞驕縱欲之勢。能使人逞驕縱欲。故敗貞之數從此起。艱貞。勉力禁驕遏欲也。无咎。不驕无欲也。此時驕欲有誘之者。故難於反。反之須耐難。勿恤其孚者。究明敗貞之數外。別无否之數。知敗貞之數可轉。卽否之數可轉。否之孚非眞孚也。此又艱貞本領。不如是則將以艱貞爲无補而不肯爲矣。于食有福。謂如此方能艱貞以得无咎而免否也。平盈陂減。以形之多少言。往進復退。以行之利鈍言。于食有福。于以受己所有之福也。已此時有陂復之數。是有禍在。而此數尙屬可轉。則亦尙有福在也。

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提撕之例。加儆人勿仍以泰視此。而不思弭否之計也。倒出言前句在後。謂爻詞云此爻爲往必卽復之象。蓋事之變皆不起於末而起于中。泰及中時。卽否之界。猶此爻爲一卦之中爻。而實兩卦之界爻也。際。接界之謂。天地謂上下二卦。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

此後三爻尙是泰卦。聖人作否言之者。以其幾言也。否雖有幾。亦尙可弭。故聖人必以其幾示人。儆人弭之。及可爲謀之時爲之謀也。君子之輕小人。多以其未富而料其无鄰。或知其有鄰而不見其潛相交結之迹。未知其信已成也。此正反彼之見。以象爲占。爲君子占也。

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提撕之例。叮嚀否之幾確也。倒出言前句在後。謂爻詞云爻有翩翩不富之象。蓋此爲皆失實必然之事也。又似云且有不戒以孚之象。蓋亦其交出於中心願必然之事也。翩翩卽是類從卽是以鄰不富。又言其所以然。故以四字括兩句。猶云以鄰而不用富也。失實以所志之事言。謂志皆欲在上也。志同則相從是心願。故不待脅。此句已言中心願。下二句又以孚歸之耳。猶云其不獨從而且從之孚。亦以此故也。上註下復下字以內之勢言。此註上下以尊卑之位言。勢係于位。此之上正彼之下也。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此爻尤當否幾之深。而處之善則得吉。可見三四益是可爲之時。陰柔象。居尊卽居五是中象。陰中虛是虛己象。尊是位可驕。居尊則天下之泰若由己出。故是爲泰之主。此又功可驕。柔中者。遜謹以取中。虛己者。虛其位與功。而不有卽不驕也。柔中虛己者。柔中出於虛己。出于虛己。則其柔中必柔中之至矣。致福全以柔中。而虛己其本也。下應亦柔中虛己之一節。然是另見取賢爲輔之象。非仍見柔中虛己之證也。妹已當能柔中虛己。帝乙之妹益必柔中虛己可知。天子之女下嫁。又下應也。故可取爲此爻之象。有福能保泰也。而否幾之時有福。則不獨有福而兼免禍。其吉比單福之吉大矣。

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註釋之例。釋爻詞中事之要領。使用爻者知所先也。爻詞兼取于柔中虛己下賢。今言其統於虛己。行願從虛己取出。柔之結果在中。故括以中。應二是柔中之一節。故亦括以中。中以行願。謂所願在中。爲中所以快其所願也。虛己則不敢不柔。不敢舍中。故柔中是其心之所欲。自不容已而非勉強。而凡事唯出于誠者。能極其致。故能致福。下賢亦當然之道。卽是中。下賢之事。亦須遜謹方能爲。又卽不離柔。然以虛己故不敢不下。則亦中以行願之一節也。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

此則否局已成。不獨其幾而不可弭矣。泰極則否者人情。自聖賢以下處泰必失正。泰愈久則失愈積也。復是復之初。國家未陸沈而有離叛之時。如此則必猶有用師之想。故戒之。自邑。反求諸己之意。告命者。申明舊令復用前脩之意也。至此始改過。則亦止能僅存。不能復盛矣。如周之東遷。晉宋之南渡。豈不可羞。同是一貞。三以食福。此以蒙吝爲善。所以貴早也。

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因爻詞而決之之例。專決告自邑句。所以專決此句者。以此時救敗之道止有此策。然亦猶愈于已。故爲人規勉也。謂爻詞云城復於隍。其命亂之所致也。救之在治命何疑哉。其字指命亂者之已。與邑字相照應。

䷓ 坤下乾上 ䷴ 漸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象占例出餘義皆與泰反對。

彖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內陰而

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義例反見泰卦。天下無邦志不同之效。事物陰不能內。陽不能外。內陰外陽者。生者不足則如陰。成者不足則如陽也。內柔外剛者。色厲內荏之謂。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

亦以隨象而見之義。爲避難是義起見。非爲難起見也。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

惡未形者進未高。未能爲所欲爲也。然正唯如此。故變尙得爲全人。

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註釋之例。釋貞之要領。使用占者知先其大先其本也。謂貞之義甚廣。而志在君可以統之。則以志在君爲全義可也。志在君則大節未亡。而凡不正之念皆无從滋蔓。故是貞之大貞之本。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惡初習淺可改。故引之。惡進習深不可改。故絕之。以此見自新宜早也。否者。斂德避難。不可榮以祿也。

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

註釋之例。爻詞通否之道言。此是其盡頭事。恐人情之所難或思減省。故著其不可減省也。亂羣。謂與之並立於朝。仕而韜晦亦是斂德。而君子之斂德。必不可榮以祿方是也。仕而斂德。斂之甚則乖忤。不甚則詭隨。兩者无一可。故道必在隱。

六三。包羞。

志於傷善。從居陽不中正取。不中正則疾善。居陽則无畏。合之故傷善之志成。未能從陰之才弱取。稱惡以羞。見惡本人所羞也。

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提撕之例。叮嚀君子必當避也。倒出言前句在後。謂爻似云此爻之象爲包羞。何者。爻乃位不當者也。人相反必不相容。故不中正則欲害中正可知。雖目前善于相遇。豈可狎乎。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

過中否比平常加甚也。否甚則人心思治。卽天命君子以得爲之時。无咎是爻象事。謂无躁急之過。取於居陰不極其剛也。疇離祉者。已傾否之功成。使君子无小人之患也。

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提撕之例。借兼言无咎爲過銳之戒也。謂爻詞云有命又无咎而後疇離祉也。志行謂已傾否之志伸。卽代疇離祉之詞。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休否卽是吉。大人吉者。大人占之則能當此象。苞桑。又休者永休也。吉字占見功可成。其亡二句又占見功難保也。泰能復否。理之所有。大人亦不能免也。

象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

註釋之例。辨爻詞中事之軒輊也。德位皆爻詞言吉之由事。今言德之力不如位。恐无位之君子。憫世心切。輕舉取敗。故以此戒之待位。謂爻詞以兼如五之德位者爲大人而係之吉。由此觀之。則似大人之吉兼以德位得也。然細思之。實總得之以位耳。惡人不知服德。但恃權勢。唯君位之權勢。足以勝之。因无德則无以護其權勢。故德亦不可少耳。到底須以位得志。非德直能擅功也。故周公兼屬德位亦可。孔子專歸於位亦可。位正當。謂位正所當處之位。无德者處尊。是不當。有德者處卑。亦是不當。三字有時言德稱位。有時言位稱德。此則言位稱德也。君位不可覬覦。如何使君子待之。以得君而附之。若伊呂之於湯武。亦與有君位同也。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

否極是時之極利。義見四爻。時極利。故陽剛崛起亦能傾之。不必如五之德位也。觀漢高祖唐太宗只以英雄除秦隋可見。先否後喜。卽能當爻之象。與五爻吉字同例。

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提撕之例。見陽剛者未可恃長。當俟時後動也。專提撕言前句。二句爻詞傾否言前句之半。謂爻詞先云如此也。爻詞傾否本竝指陽剛否極言之。今恐人或忽過否極也。二句一意。下句申斷上句耳。

䷌ 離下 乾上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占例。亨字直言卦後之義。餘指卦名義外之義以言之。卦名之取於卦有三義。天人是同之似。二應五是同之凡。五陽同一陰亦同之凡。而是人同我與上文我同人別。必至人同我。方見我眞能同人。故必兼此義。方名同人。于野二字是補卦名之詞。義卽當卦名。

同人是通稱之詞。不著限量。是以无不同言也。謂卦有同人之象。故名同人矣。而就卦名之詞思之。則是謂卦不獨有大略同人之義。而直有无不同之義也。然人能於人无不同。則行无不通可知。是鬼神告人以此卦卽告人以亨之占也。抑不獨此也。所同既大。則知必有非常之人在其中。而非常之事亦可以濟。且卦德又著此義。是鬼神告人以此卦。又卽告人以利涉大川之占也。抑又不獨此也。由能无不同思之。豈无所以爲同之道乎。且卦德卦體又著其義。是鬼神告人以此卦。又卽告人以利君子之占也。文明剛健。是能中正之德。中正是見成已中正。文明是智。剛健是仁勇。卽中庸之德。中正卽中庸之道。文明開其先。剛健後隨之。卦之內外亦一先一後。故是其象。兩利字不同。上利字見成是此事利。下利字用力是利爲此事。上順利之利。下利益之利。

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

此示人所以當卦之實。語意見屯蒙。卦名有三義。而天火卽此之比。五陽同與卽此之效。故以此該之。此與天火同義。然不取天火取此者。爲前民用言。以物事喻人事。不如以人事喻人事之易曉也。得位得中卽中正。然此卦所由成。當占者已然事。彼卦所續示。屬占者未然事。如此方是同。卽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之義。應乎乾者。同人之中正。卽君子之同。止同人之性也。詳見下節。

同人曰。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

提撕之例。首三句見同人之利。占得此卦而能當之者。是已能同人不待爲之誘。蓋爲占得此卦而未能當之者及觀象玩詞之君子發也。上句直述原詞。下二句倒出言前句在後。謂彖詞云占得此同人于野之卦。大概推之有亨之占。又似云詳細推之有利涉大川之占。何者。此卦有乾行之義在內也。乾行是卦德。而彖詞以言卦名中之義。則當作卦名中之義也。乾行者。所同都有乾在內而得委之以行也。下四句見同人利以貞。文明三句。先出君子及貞字中之正字。末句後出利字及全貞字。此會其意代其詞而述之。謂彖詞云卦德之文明以健。卦體之中正而應。此君子正也。而唯此君子正爲能大同。則占者以大同而得亨與利涉之占。是利於保之勿失矣。而豈不利於固守此君子正乎。中正卽上節得位得中。應卽上節應乎乾。總以天理同。亦止同人之天理也。以天理同。則所同者人之天理而已。唯此能无不同。故卦以此方成。占者亦以此方能常當卦而不失其占也。中正是性之極。則人之性卽己之性。天使我不得不同者。有同之之理。无不同之之理。同之是順理而无邪曲。故曰正。正是天下所得與。而唯君子由之。亦

由之則爲君子。故專屬之君子。性者。盡人之心所同。以性同人能盡同。通志者。同人而人心悅。是能入人心而使之受。如去其拒格也。以私情投人者。亦有時通。而不能遍天下皆通。見勝上處在天下二字。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火去同天。故是同人之象。非人同之象。類者。辨之使各爲一類。辨是用力之詞。類是成功之詞。皆審異之義。非辨之。類不出。非類已出。未成爲辨。互文之詞也。人有靈。卽无君子之致同。亦知爲族。但恐合中之分不明。則苟合反不能合耳。物无靈。并不自知爲族。故人稱族。物稱物。分明而後各循其分。各循其分而後彼此可以相處。故審異所以致同。此過其分。固立與彼乖。卽不及其分。將啓彼无厭之志。而此不能給。亦終與彼乖也。天澤之履。天火之同之因。天火之同。天澤之履之效。樂之純皦繹。卽禮之序爲之耳。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

在此卦中卽有同人之象。于門則以初爻取之。于門者。往以同人。而往方及門。卽未有所同也。未有所同。則非私主與是私主俱未有矣。未有私主是未有咎。然有有私主之幾。又是將有咎。若此則是在有咎无咎之閒。未得言无咎。唯爻既以其初見未有私主。又以其剛而在下。上无係應。見无有私主之幾。則全乎无咎矣。在下无應非不變之局。此局既變之後不可知。而據見在此局中言之。則未有咎理。君子論人。只得就其目前可知者論之。不得遙揣其後日不可知者論之也。无欲始能剛。无欲則无必取於人。在下則无足附之勢。无應則无相及之端。是又不爲人所取。不患我私人。亦不患人來誘我。故无私主之幾。在未有同時言係應。則是品行才能遙見知於人也。

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因爻詞而決之之例。下句難詞非易詞。謂爻詞以爻居卦之初。有出門同人之象。又剛而在下。上无係應。乃命以无咎之占。蓋見同之難于无咎也。由今思之有誠然者。夫如此之出門同人者。又何咎之有。但既有所同之後。則未可知卽未有所同。而非剛而在下與无係應亦已不可知耳。見同半咎之途。不剛在上有應。咎之幾。人當愼同。又當先養。剛而在上有應。又當加愼也。上句代爻詞而述之。无咎卽无私主。出門同人四字。去前註未有私主括其上下十二字言之也。誰咎。謂誰得而咎。

六二同人于宗吝。

此言同貴廣。六二中正。不患不正。然患不廣也。同人于宗。謂其同只是黨也。猶云以黨爲同。因中正以應。是應之篤摯。心用於此深重。則會忘其他。必然之勢也。卽忿懥四者有不正不在之義。无同不是黨。大同不是黨。黨者小同也。以其初本爲同而後流於黨。是由善入惡。故稱吝。又中正之人有失不至于甚。故止於吝。此可推見君子能有不仁。不可自恃而不省也。

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因爻詞而決之之例。謂爻詞云此是吝道。今思之果是也。萬物一體。有不普遍。卽虧心之天理也。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

此及下爻皆不類族之敝。雖交以道。亦所以交是而所交非也。懼五見攻。因是自反不直。首句以閒五言。次句以取二言。以其同終不行。故不及凶咎。此小人之幸也。以象爲占。上二句是見在事不用占。占只在末句。

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因爻詞而決之之例。主意在下二句。以戒非分之干。四句一氣。上二句述爻詞言不興之由。以繹出下二句。上二句述爻詞而倒出言前句在後。下二句述爻詞而決之。謂爻詞似云伏戎于莽。敵剛之象也。如是則三歲不興之云无疑矣。蓋既敵剛。安能行乎。敵剛則不易逞。不得不伏。故伏莽是敵剛之象。安行謂終无可乘之機。得起而乘也。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

三圖五之所有。是伺上故爲伏莽。四圖三之所有。是窺下故爲乘墉。然據傳解。是居三之上權力可以勝三之義。不攻因不克而然。故從其由以稱之。以剛居柔。是攻反而不攻之象。所以知爲以義不克者。因非力不足推見之也。上象即發明此。

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提撕之例。以取義之吉反見悖義之凶也。主意在下二句。上二句領起下二句之詞耳。上二句直述爻詞。下句代弗克攻句。謂爻詞云乘其墉矣。非力不足而自見義不克而不攻也。下二句由爻詞見得其事而言之。謂爻詞由義弗克而斷之吉。是其吉以義弗克而得也。上二句言取義。下二句言取義則吉。義弗克謂已之義不足以勝彼。三非義。已亦非義也。慕二是義。而閒五則非義。攻三總取二反。則在不取二。不在不攻三。以三推之。則二勝三亦尚難於五。然二自以義反。不俟五爲之難也。不然。則三方可勝。當來反矣。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

言求賢不患不得。但賢之極沈鬱者。須求之盡力耳。　大師句補明咷笑閒事。亦是象詞。　大師如訪側陋于羣臣以象形求版築之類。　三四所隔。只取多隔之象。非限定隔之者人也。　以象爲占。

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提撕之例。　上二句見求賢可必得。下二句見求之須盡力。　上二句因爻詞見得其事而言之。下二句述爻詞之所言。　先。先號咷也。　中直。謂問心理直以己與二分當得同也。故以不得同爲不平而悲憤。　言後有故後笑句。唯直所以物終不得閒。事合理則能自必。能自必則事之成者其常。不可成者其變也。　下二句謂爻詞言克相遇。而連大師爲詞者。此爻詞自言所謂相克之事。見用力如此之重。乃得相遇也。　至用大師而不辭所謂能自必。而大師所不能克者亦少矣。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

此士失時之象。无悔之占。使安寂寞之意。　无同是免悔之境。卽可見同是生悔之境。雖有可喜。亦有可憂何必以此易彼哉。　註後二句言非不苟同也。但莫得同也。　无悔者无比匪之悔。

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註釋之例。　釋爻詞未盡之義也。　于郊在爲己則可安。在爲人則未可安。周公言其半以防佞。孔子言其半以防固。相救之義也。无悔言外見志當得。此直言志當未得。　志以天理之志言。不能兼善天理之志。所不樂也。　孔子之栖栖。孟子之不豫。所謂志未得。

楚狂沮溺之流。則志竟得矣。

䷍ 乾下離上

大有。元亨。

占例。指卦名義外之義以言卦後之義。火天是大有之似。六五是大有之凡。火卽象得中。在天上卽象居尊。无所不照卽象陽應。上事以下事參之而實。下事以上事參之而明。故大有之名不易。然而兩條只同一義。故孔子單以下條釋之。同一居尊。以合之陽應。則成大有之形。以合之應天。則成不驕之義。得中是應天之實事。應天是得中之事。類明健是所以得中之德。卦言得有。占言居有。註言得有居有。總是一道。居尊未可以得衆。則是中之未眞純者。眞純則能不變。是卦有大有之義。卽有亨之義。隨之而見。元亨仍以得中係。而述人之已然者可略。告人以未然者宜詳。而卦德卦體適是詳寫得中之表裏。故又指以言占。健則能循理。明則能審理。是能得中之德。此是得中之裏。中卽時行。時行卽天道。得中有應天之意。此是得中之表。補出健明。人之學得中者始有端倪。揭出應天人之尊。得中者始極敬崇。故占詞必以之代得中。下居尊是已大有。時居尊其尊愈赫。漢高帝所謂今日方知天子之尊是也。如此而應天。是不恃其尊而驕也。得中而又不驕。是大善亨。以此得。故曰元亨。猶云以大善而大亨也。亨者。人順從而令无不行。敎无不服。卽長得衆也。

象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

單取卦體例見同人。尊位未能得應。而別有所以取應。亦外合內離。皆不成大有。成卦猶在大中。大中包下節之義。有先以下節之義致也。解詳彖詞。此示人所以當卦之實。

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提撕之例。叮嚀人以勢不足恃也。獨大有之勢。未可以亨。必有卦德卦體之善。乃可以亨。此見修德之功。不可以勢集而弛也。剛健文明。所以得中之德。應天時行是道。時行是應天之實。中无定體。隨時而在。隨時而行所當行。即得中也。而中是天道。不違中是不違天矣。此合之上節。見得有與保有。總是一道。語氣例見履。是從彖詞見得其意而言之。謂由彖詞觀之。是謂卦以居尊得中成。而居尊得中者。有雖大有而仍如卦德卦體之理。然大有而有卦德卦體之善。是以元亨也。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此以是以卦所生之義。註所有既大三句所生之義也。而遏惡揚善。如火照之明。如火行之疾。如在天上之无所不及。又以卦之義。盡卦所生之義也。順天休命。即言應天。著其事同上節。眞保有之道也。休謂有善无惡。天命人有善无惡。則長善去惡。是以人无反命。故曰順。註反之于身二句。釋遏揚兼修己治人言。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

上二句占者見成之象。下句占者此後之事。非艱則无交匪咎。將立變爲有交有咎也。无咎者仍无交匪咎。居下未見委任。无應并未見招致也。事初上未見艱難之時。用人之思未切。又并无若委任若招致之意也。身方爲世所舍。无強相與之理。陽則能自守不

爲非理。故成无交害之象。以涉事爲交害。見任治大之事之難也。害者不勝任而有內愧外尤也。

匪咎者。交非理不交理也。大有之時。人所欲進。唯知其難而後不敢輕進。艱者常思其難不忘也。

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提撕之例。見合居下事初无應三項方是此象。恐尙有世道之責者誤用其占也。是由爻詞見得其事而言之。謂爻詞以初九陽而居下。又无係應而在事初。故曰以无交害。由此觀之。則是大有之時。唯如初九若此乃无交害之身。缺一卽是有交而不得辭也。

初字括居下事。初以卦之爻位言則是下。以全卦作一事言則是初也。九字括陽與无應。九是陽而陽與陽不應。是无應也。周公戒躁進者。孔子戒忘世者。相救之言也。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

在下車象。剛中大象應上載象。大有之時。則所載者大。故必大車乃能勝。往者。往赴上應。進而任載也。戒占者自審如是則可進。否則不可。當占者爲欲往之人占。非當占者爲大車之人占也。剛中才德平言。任大事非德不當。非才不成也。中得道之精微。成德之君子也。

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

因爻詞而決之之例。占是難詞。此亦難詞。叮嚀以戒輕往也。積中不敗。是代有攸往无咎之詞。謂果必如爻之大車以載乃往无咎也。大有時之往。是受積中之載。積中之載。則必大車乃可勝也。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亨于天子者。上交而見受。得君之義也。　非有上交之分不得交。非賢不可以交賢君。非賢君不可以交賢。故合居下之上五句。方成亨于天子之象。　剛正能爲而審當之義。於天子之事不能成與成所不當成。皆非盡公侯之道。不可以得賢君。　除公字見著居下之上象。餘俱隱在公字言下。　占者有其德。只得爻象之半。故全象卽有半是其占。若已有全象者。則以由此推見吉亨爲占矣。　中取五象。虛己下賢取應二之象。　中是凡事順理。虛己下賢亦是順居己待賢之理。故皆統於柔順。然受享是以虛中下賢。非徑以柔順。故去柔順言之。　虛己下賢是一事之表裏。虛己而後下賢眞。眞下賢而後享之受。　虛己者不有其尊與中也。　下九二未可推見下九三。而下出于虛己。則可知于九三亦然也。小人弗克。又歸重于德卽傳之意。

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因爻詞而決之之例。　重戒人以先度己也。　謂爻詞云爻有公用享于天子之象而小人弗克當。今思之。此象果小人卽不能當也。　害者。害了此象不得成也。謂少德一件。則雖有是位有是君。亦不成此象。

九四。匪其彭。无咎。

柔仁慈之質。中恭謹之迹。以剛直對之。便覺相勝。必痛貶爲和婉。乃免嫌也。　嫌非出于有心。自反亦可无媿。而不避嫌。則是不還君以尊體。卽非敬君也。　此是爲處四之地者占。非爲如四之德者占。未能匪彭者則宜匪彭。已能匪彭者。則是已得所宜而无咎也。

无咎者。无亢

亦无詔也。

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辨晳也。

因爻詞而決之之例。因此似近於容悅之事。故決其爲臣道之正以勸用。卽論語事君盡禮章之意。謂爻詞云匪其彭。是盡臣道而无咎。由今思之。匪其彭者。果是於臣道明辨晳而後能然者。又何咎乎。言此是明臣道之盡事。卽言此是臣道之盡事也。明辨卽中庸之明辨。謂辨以明爲期。弗明弗措。晳則竟至於明也。爲似容悅。故極辨始明。唯明故不避容悅之嫌而必爲也。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大有之世。是有功可驕。義見泰五。柔順而中。是有德可驕。處尊位。是有位可驕。虛己應二。是不驕。有功有德有位又不驕。是有上下歸之理。如是見五陽之應。是眞而无僞之象。心无私欲私意。是柔。是能順物之體。故卽謂之順。柔順則能順理。已含中之義。而五又有中之象。虛己亦是一理。柔順能順理。則已含虛己之義。而陰虛又有虛己之象。彼此互見。則見之眞矣。虛己是全體。應賢是其發見之一端。中與虛己下賢。是上之所以感人者。而下賢根於虛己。中與虛己根于柔順。則誠矣。中與虛己下賢。是人性之所好歸。此是歸其性之所好。則亦誠矣。上下歸之誠。已是吉。更加以无易而无備之患。則吉全矣。

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

註釋之例。辨明爻詞中事之輕重也。德以體爲要。亦唯體難得。故防人之自恕而特勉之。尤歸重柔順。卽係詞統謂之順信之意。中與虛己下賢。根於柔順故信。重信卽重柔順也。謂爻詞以其柔順而中虛己下賢而立此象。然中與虛己下賢感人未深。未

能成此象所以成此象者尤以其柔順而有信在其中也

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因爻詞而決之之例恐人以爭交之故料人必以愛生敬疑无无備之患忽爻詞爲不必用故決之言不威之不吉以反決必威乃吉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以主輔之象言則五是君以高卑之象言則上亦是君故又以爻爲君五爲臣陽必從陰而卦无他陰故有共從五之象陰亦從陽而衆各從一則專一兼從衆則不專不專未成從故又只有陽從五之象五是安而善之象此是勉而善之象履信思順剛而能柔勉其質所不能也以剛二字見其能勉大有之世及居上六字見其能勉由于不以功業勢位而驕又一賢于人處滿字頂大有之世及居上言不溢頂以剛下從言履信思順將六五作道德之象看尚賢將六五作人之象看履信者爲善去僞也即中庸道問學是致用思順者求无私欲私意也即中庸尊德性是立體六五之中與虛已下賢又矯不信以如其信也六五之柔順見成是順思順者期得此德克化不順以如其順也思是孟子思誠之思尚賢者又事賢以輔其履思之功人以信順引誘我與切磋我之信順皆履思功夫之輔也履思尚賢皆所以得信順之事六字總歸結信順觀係詞以天之所助二句解全爻之故可見履信思順尚賢之善已合天心又出于大有之上有滿而不溢之善在內天心益无閒然矣人心即天心如五之上下所歸即是天助此是不喪其有是吉不喪其有則仍令從

教服是无不利統是占詞象在言前

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因爻詞而決之之例。此於占者之勸儆无所加。特借以爲觀象玩詞者明天人之理也。謂爻詞本言人助而指爲吉。然不直言人助而轉言天助者。以人助卽天助也。由今思之。其所謂吉雖自人祐。果卽自天祐也。人好善之性。是天所與。祐出於人。而人祐出于天。故人祐實是天祐。

☶☶ 艮下 坤上

謙。亨。君子有終。

占例。直言卦後之義。止乎內者。有於內者不放出外來。順者讓而不抗。內美不見於外。則外面是讓人矣。山。土之剛。地。土之柔。山土之動。地土之靜。柔不能陵物。靜不期陵物。故知山在地下。是山之屈於地。非地之陵乎山。止。居也。兼取卦德卦象名卦。例見上卦。註如是指上二義。然二義只是一義。有止順之義。則可以當卦。而占爲亨有終矣。亨主實。有終主名。君子不用以此爲勸。但卜筮重爲衆人設。勸衆人則必以此也。衆人所以不肯爲謙者。以不顯其長不能動物。恐損名滯行也。占詞正釋其忌。

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

卦象卽卦德之象。已見大象故不釋。二節因彖詞而決之之例。此節以亨之大者證明。卽是決之。謂彖詞云謙則必亨。此无疑也。觀於天地可見矣。下濟卑是謙。光明上行是亨。光明者是地受之而成品物。上行者天受之而成雲雨。地受天受。卽如人之在

邦必達在家必達。

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上節證明而決之。此節推明而決之。上節決而後證明。此節推明而後決之。　推明總在人道句。而以鬼神句證明此句。又以上二句證明鬼神句。　天地二句以天地之自處證見天地之處物。鬼神句以天地之處物證見人之處人。　鬼神天地及物之用卽天地也。天地鬼神无心。總是順其施則施。逆其施則止。有施有止。則若好惡。人之好惡。亦唯于己之情有順逆耳。　唯好謙是人心之理。故謙者必見好。人所同好。則有譽无毀而德加顯矣。不可踰亦光之意。不可踰本德之等。不掩抑其等。亦顯之也。光是有益。不可踰是无損。人於尊卑用情又有隆殺也。　有終者。无之於始而有之於終。謙時晦其德。似去而无之。今復顯。是復得而有之也。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以卑蘊高。衣錦尙褧之義。山地同象身事。與卦名取人己之象不同。　裒多。正所謂以卑蘊高。謙之義總在此。益寡是裒多自然所成之事。非另爲一截。　損己之高。則物之卑者无相形以見其卑。此卽是益寡。　稱物平施。又裒多之發。言其存之眞實有其發也。　旣不得已高于物。則於物不敢傲忽。而所施於物者。必无不及其分。各還其分。則不平而平矣。　註亦謙之意。謂亦以卑蘊高之意。以卑蘊高。是損其高而益卑。得由損高。則約之總損高耳。故八字詞異意同也。　裒多者。以少居多。故是以卑蘊高之義。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心不前與物競。則其狀靡弱。柔卽下之狀。但柔以心言。下以迹言。謙以表裏如一爲成。卽迹唯出於心。方能極其致。強飾於外必有破綻也。吉就涉川言。涉大川吉者。得人之衆且深。可以无事不濟也。

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註釋之例。釋爻詞中事之底裏也。因爻詞言謙與吉相連。恐人疑謙有爲而爲。故表明聖人所稱。是无爲者。卽學也祿在其中君子憂道不憂貧之義。自牧者自成其身之意。卑原己接人之道。君子爲此。是自盡其道。非以求利也。善不誠者。聖人不與以善名。且不誠不能動物。安可涉川。故知爻詞所稱是此。

六二。鳴謙。貞吉。

上爻直見謙象。此爻以德見之。柔順。氣稟無剛戾也。中正。心无私欲私意。則虛而无倚。天理純全之體也。心不爲剛戾之氣所使。又无私己以生忌克爭執。則能極謙之致矣。貞卽自牧之義。恰是己處人之正道。非邪媚之行也。吉卽上爻之吉。

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提撕之例。見道凝於德。欲凝道者在脩德。恐人豔於其美而生襲取之意也。倒出言前句在後。謂爻詞云鳴謙貞吉。是此爻之象占何者。爻有柔順中正之德。則其謙之盛乃其心之所安也。不然。強而爲謙。豈能如是哉。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

六爻皆謙卦之爻。坐定就謙中成象。此爻有勞象。則爲勞謙。一陽卽上下歸之象。居上是有立功之責。上下所歸是有立功之權。剛正是有立功之具。三者是勞之義。剛則能爲。正則能當。事成而善。方足言功。勞者之謙。必掩其勞。民服是勞不可掩。亦无初有終也。按註有終吉象之後事。亦算象詞。與屯六二女子貞二句同例。筮者之占在言外。桓公一矜而叛者九國。正此象之反。

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因爻詞而決之之例。萬民服是代有終吉之詞。卽云果有終吉也。功人所必知。但驕則人惡而欲沒其功耳。謙則人愛之。愛之則必公平而共服之矣。人愛則有擁護无傾軋。故幷吉。

六四。无不利。撝謙。

此爻柔正同二。二之謙以德推見。此有上而能下直見之。唯所少者中。是於道未盡精微之象。故有撝謙之戒。上句以效勸守。下句以道勸進。效足證道之是。故无不利。益宜守道不爲效而重。故已无不利亦宜進。所以无不利者。雖功不及三。而居三上。然其謙之盛。三與上下皆不之惡也。三見謙可居有餘。此見謙可居不足。在撝謙者君子貴以爲己爲心。但求人與而止。則是爲人不免小人之歸也。撝謙者。增益其謙之文也。註恐以外飾當之。故足以示不自安句。示不自安者虛心公論彼己功之高下。使不自安之意生于中。而謙之文皆爲將意之用不虛設也。講此須入註意始无病。當云宜尙有不自安之意而迫出於撝謙以行之乃可也。全是自詞。

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註釋之例。論明爻詞中事之善以決人用也。則節限之意不違者。適中而无過不及也。无不利已是謙之極盛所致。如此而加之不已。有似於過。故辨之道之節限无定隨時而立。有時以中爲中。有時以過不及爲中。四之在於過者。以居三之上。時當如此也。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

柔字與初六同義。與物无競也。但此兼心迹言。能謙直指柔象言。與由柔推見者不同。利用侵伐。雖在以鄰。然使非出于不得已。則理不直而損德。又心有驕而損謙。鄰將未可以彼亦有詞而氣壯。往不必利矣。唯謙德之主。既不敢驕。則必出于不得已。故利矣。不服善者善之反。不得已于伐者也。註傳皆補此義。他事之利。則直頂以鄰言。

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提撕之例。爻詞本由謙主所征。唯是不服而言。今恐人謂有以鄰之勢可不藉此。故特諄告之。倒出言前句在後。謂爻詞云爻有利用侵伐之占。何者爻謙主之象。謙主則有所征。唯征不服而已也。侵伐之利。唯出于征不服方統於謙。不然則反謙亦利。謙不必貴矣。不爲惡不可忍。則是爲弱小可乘。故非征不服。則反謙而驕。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

以二四例推。此亦當取柔正之義。利用句言謙多所可。下句言謙亦有所不可。一勸爲謙。一戒恃謙也。利行師亦利侵伐之義。有人與又不得已也。征邑國者无位。則人與不能如五之衆。故質柔如五。卽不能及遠也。武丁宣王之中興。位勝也。湯武之王。質勝也。此爻之象不及湯武。又不如武丁宣王也。用者。用己與人。

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提撕之例。與上爻同意。皆恐人之恃謙而反成驕也。謂爻詞云此雖鳴謙而志未得也。故雖鳴謙而亦有行師之事也。夫唯如是則行師亦可矣。然雖可用行師。而亦但可以征邑國而已也。志未得句。并无字句述之。鳴謙德之盛。然惡極之人有非德所能服者。故才位不足則志未得。謙者必不覬覦分外。所志必分內之物不容舍者。如祖宗土國之類。志未得者爲亂賊所篡奪而喪失。有缺陷於心也。如此則不得不用行師。可用行師句。本句上有此句。本句又承之作轉文。

䷏ 坤下震上

豫。利建侯行師。

占例。直言卦後之義。上下應是豫之徵。順以動是豫之由。豫以此夾見其閒。五陰應一陽不獨此卦。但他卦不兼順動。無以見其出於豫。故獨在此卦爲豫之義。動兼修己治人之事。言順者順乎理。理人性所同然。故順理可以得人心。和者无乖戾。樂者相喜懽。有无乖戾而未至相喜懽者。有相喜懽而不免兼乖戾者。兩等皆未可謂豫。豫者。深得人心而至于樂。全得人心而純乎樂也。建侯是有其衆。行師是誅其衆。皆恐有拒違利者。我衆勝彼衆也。餘義詳下傳。

象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

重在言卦兼以卦德名。使占者知所以當卦在反求諸己也。人應有眞有僞。唯反己能順動。乃可信其應之眞也。剛應。剛得應也。志行二字。足以應之形實。人肯從己之所爲。方成相應也。然此尙恐出于有利之私。无知之妄。則仍是僞。唯順動所致。方是天理之應。其應方眞也。人之應違生于動。動之得應違分于順逆。

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

因彖詞而決之之例。然兼提撕。占以卦德係。非人應之後。廢德亦可有爲也。上節順以動豫。是以順動得豫。此豫順以動。是豫後仍順動。彖詞將卦作占者看。其前此之順動。是能得上下之應者。則其純且誠可知。純且誠則可卜其豫後不變。故起此占也。謂彖詞云筮得此卦而能當之者。有豫而仍順以動之美。其占爲利建侯行師。今思豫而仍順以動。又何事不利乎。人心合後仍復可離。唯不失其所以合之者。則不獨不離而親輔益摯。故藉以舉事而无不成。天地如之者。人力能旋轉天地。若蓄積以免凶荒決塞以平水土之類是也。下句以能勝天地推見能勝人。故字辨其專係于此。非關前事。

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註釋之例。上節言順動。所以得人。是以事之效言。此節言順動所以得道。是以事之善言。蓋於彖詞意外另舉其當爲處以爲勸也。乾道之主宰。坤道之形實。順動卽坤。力爲順動卽乾。此因便申告人以乾坤也。爲觀彖玩詞者發意多。道理而已。得理卽得道。不

過不忒。是于理不過忒。刑清民服。亦言无失理。一正言之。一以其效言之也。氣本與理爲體。然亦能違理。此言雖天地聖人氣之粹精。亦以順方得理。見人无能不以順得也。故字作乃字讀便明。　人之順出于察由之勉。天地聖人之順出于自然。然所以順不同。而其爲理之所自得則同也。　理無定體。隨形氣之分而生。聖人知天地之不過忒者。從天地之形氣格而知其理也。　日月四時。卽天地之動。聖人之動。言行是也。　刑罰清而民服。卽无爲而天下歸。　理者民之性。民心不能盡性。而亦不能違性。故當理則民從。　清。濁。潔也。刑罰是不美之事。如濁惡之物一般。故除去爲清。　八卦之上下无常。其每互成一卦之義。皆暫然而不居。若天之時。今順以動。是豫之義。而亦時而然者。故曰時義。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伏羲只就和樂之由和樂之徵托出和樂。未正寫和樂之情。此方取卦象狀出和樂之情以示人。　雷之出地。陰散陽舒。不滯不鬱。和樂之狀也。先王以其爲和樂之狀。故倣之爲樂以狀和樂。　和而未樂。亦微有滯之者。鬱亦微存。至于樂則滯全空鬱全消矣。故豫恰合雷出地之象。　樂以狀功。然萬物和樂。正功之形容。故卽是狀和樂。而功皆德之發。則狀功又卽是狀德也。　崇隱則如未崇。今始顯出。則如先未崇而始崇之也。　薦之上帝祖考。又所以致上帝祖考之和樂。萬物之和樂。上帝祖考之所欲也。　禮莫大于祭。祭莫大于天地祖宗。故樂无處不用。而唯此用其最隆者。舉極際以包括其餘也。除特祭外。四時之祫。三年之禘。皆祖考相配。以此言內祭。亦以大該小也。　以字當而字。謂不獨于上帝殷薦。而配祖以祭之時亦然也。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大簇爲徵。姑洗爲羽。雷鼓雷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以降天神。函鍾爲宮。大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靈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以致地祇。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大簇爲徵。應鍾爲羽。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以格先祖。此迎神之樂。去小呂蕤賓夷則無射四律。不用商聲也。　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奏大簇。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祇。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饗先妣。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饗先祖。此事神之樂。黃鍾大呂。取子與丑合。大簇應鍾。取寅與亥合。夷則小呂。取申與巳合。

無射夾鐘，取戌與卯合。

初六。鳴豫。凶。

九四得時主事。所以爲強援。鳴者盈滿之意見於顏色。若以告人也。

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提撕之例。志窮二字。倒出言。前句在後。謂爻詞云初六有鳴豫之象。蓋陰柔小人。上有強援。則志窮而若鳴矣。然如是則必不免于凶也。人生以道德爲重。豫不足滿。且禍福相倚。亦无可滿之豫。志窮者於豫外不見有歉。于豫亦不見有歉也。是言不思爲善不思防患之詞。故必凶。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

中體正用。正以中得善而且誠也。中正卽中庸之中和。得以戒懼愼獨。以中正自守者。以此免溺于豫也。介。自守也。如石者。守之固也。註安靜訓介字。不逐於可樂也。堅確訓如石。介于石是爻象正面見成之美。不終日又從此推出爻象帶見之義也。不終日。又能知禍之幾而戒溺。知溺之幾而遠溺。如是則永不溺也。始終不溺于豫。則有視履其旋之福矣。是爲吉。上二句卽爻之貞而吉在其中。貞吉卽占者之上二句。此不以象起占。以筮得此象起占。以此象非易可自信之事。告之以可信。卽是與占所未明也。

與此卦吉字同例。

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提撕之例。是從爻詞見得其事而言之。見智生于仁。用爻者不可以襲取也。因上截有功夫。人之所羨。故以下截本于上截爲之要。貞吉二字專言貞吉帶言耳。貞卽不終日。介石只是正。到不終日方成貞也。謂爻詞先言爻之中正有介于石之象。而後推見不終日而言之。至言占者以貞而吉。亦言如爻之不獨介于石而且能不終日耳。由是觀之。是爻之不終日。占者之貞吉。皆以中正得也。占者欲如爻之不終日而成貞。亦先求如爻之中正而介于石而已。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

四爲卦之主。是極豫之人之象。盱視倣傚之意。四得上下之應。有人助以備患。故无憂虞。尙可。三无其藉而倣之。孟子所謂小國師大國也。患必至矣。然此是其陰不中正。本有溺於豫之機。故外誘得乘而成之。非外誘之罪也。孔子正申明此意。陰有善惡。二以中正見其本善。三以不中正見其本惡。陰惡爲弱爲暗爲邪。此是也。不中正者。不特不中并不正。皆以用言。方宜有悔則猶可以免。故戒之速悔。危中之悔所以去危。人所易。安中之悔在於舍安。人所難。故有須戒。

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提撕之例。倒出言前句在後。謂爻詞云盱豫有悔。此位不當之象占也。如六三者。盱豫已成。拔本塞源之論。於彼迂闊。此儆未如六三而占得之者。使知早治其盱豫之根耳。人既爲外所誘。戰勝大難。不如先使外不能誘之安。故聖人望人自克之早。不當

卽不正。然所謂不當者。六居三也。六則是陰。三則是不中。三字代陰不中正之詞。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由豫者。卦由其上下應之以立名也。卽言此是上下應之者耳。非謂爻有能爲世致豫之義也。唯欲有爲而後求人。唯求人而後得人。得人之象。卽是求人之象。亦卽是欲有爲之象。欲有爲則非溺於豫矣。故無溺於豫之戒。而但爲其有爲置議。大有得者。爲學立功。皆有衆助則效大也。交久則情渝。故勉以致誠。內疑而外親。是不誠也。愛衰則易見疵而疑生。勿疑者常憶其賢與。故使愛不衰也。又人非聖人。久處必有過失。亦彼生人之疑處。勿疑又在提醒小眚不必關大德之見。使心不執也。朋又新得之朋。盍者。慕其交之不渝而來也。

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註釋之例。釋明爻詞下文所以立言之故也。就大有得論明其事勢。以見下文之戒。是因其勢而成就之。非无用之言。不可忽棄也。大有得尙非无不得。未足以滿君子之志。唯无不得方是志大行。此大有得之進事。而既大有得則有其基矣。更多取人爲助。是成就之之方。若將志大行。卽指大有得言。則大有得爲可止足之境。下文爲无爲而設之言矣。

六五。貞疾。恆不死。

柔是不能守之德。居尊无制是敗守之勢。故有沈溺之義。　衆不附從。各爻應四。取勢危。從乘四取。　沈溺是无志爲善。得中是偶有一二善事。　貞疾。痼疾。此庸主權臣大勢向亡。而一綫僅存之象。　以不死許中。卽見中可以已疾。是幷告占者以已疾之道也。　以象爲占。

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恆不死。中未亡也。

提撕之例。　倒出言。前句在後。　謂爻詞云六五之象爲貞疾。以其乘剛也。又爲恆不死。以其中未亡也。　上二句以下強之可畏。見下之勢不可長。下二句以中之可以免死。見擴充之可以已疾。　下之得衆。由上之棄衆。故其強是上長之。不長之者。非防制之。修德以係人而已。未疾而遠疾。既疾而已疾。總一道也。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

豫益甚則愈易溺人。尋常之剛尙不能克。況陰柔乎。首句戒陰柔。次句勸動。　陰柔怠緩不振。正動之反。

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註釋之例。　釋爻詞中事之詞所略之義也。　在上事終之象。言時之久也。　冥豫至于在上之時。是其所荒廢者。比之初六不啻十百矣。其凶可知。何可長。言將喪亡也。　周公因爻是動體。以爲但言无咎。便足以勸其渝。不必以凶致儆。故略之不言。孔子又恐其仍

未必勸。故又策之于後。謂此冥豫在上本不可長。但爻詞爲其能以渝自免。則可不言耳。非不渝亦自无患也。

䷐ 震下兌上 ䷮ 困 ䷔ 噬嗑 ䷾ 未濟

隨。元亨。利貞。

占例同豫。隨淺同深。隨粗同精。但相從卽是隨。澈底無閒。全體无違。方是同。卦變是迹隨之義。卦德是心隨之義。無卦德則隨之眞僞未辨。故必兼卦德而後隨之名立。據初爻註則卦變卦德皆物來隨己之義。己隨物是朱子補卦兼見之義。天下无无感之應。亦无无應之感。物隨己則己之隨物不在先亦在後。故物隨之義見。卽隨物之義亦俱見也。亨卽隨之通。由此而无閒无違也。物交則情生。習則舊化。由隨至同固然之勢。其不然者。有他故以使之。然或爲外誘所牽而不能守正。或本不正而爲義理所奪也。隨非其人。隨之不以道。皆是不正。卽是咎。隨非其人。則隨之必須以非道。初似正人而可以非道隨之。亦究非正人。兩者有一。皆幷犯兩咎也。貞者。既隨之後。細審其人。苟非正人則力去之。苟是正人則終以隨之正道隨之也。

彖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

亦言卦兼以卦德名。使占者知所以當卦在內觀物情也。柔不能使剛。故剛來下柔。是物隨之義。非致物之義。悅在心難知。然人性好善。自審所動之善。則亦可以知之矣。

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

註釋之例。釋彖詞所以立言之故也。謂如此之效甚大。故聖人期占者以如此。彖詞繼亨言貞无咎。是期人亨而且貞无咎也。大亨者隨進爲同。隨之固也。貞无咎者以貞得无咎。隨之正也。固則其正可仗。正則其固可欲。君子之朋。君子之所必附也。故天下隨之。非朋則勢弱。非君子則道暌。皆附之者少。天下以相隨外之人言。本指君子而稱天下者。天下之所足爲有无者。唯君子耳。

隨時之義大矣哉。

此節上節之結句。義卽指亨貞。此卦帶見之義。亦卽卦義也。大者大羣之聚散所關。卽世道之治亂所關也。言亨之大。見君子不可不交。言貞之大。見交當擇君子。交非君子。則己并不得爲君子。是君子之黨愈絕也。交君子則己不失爲君子。是君子之徒愈衆也。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雷極動之物。而肯于藏。是極力舍己以從時也。故爲隨之義。君子自強不息者。其息亦如雷之藏也。凡動後之靜。語後之默。大而憂則違之。亦是此義。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

卦義歸之以動而悅成。解見彖詞。然悅生於動。則又歸之以動成也。初爲震之主。則以動成又卽以初成也。故曰卦之所以爲隨。猶云隨之名所自起也。人生天地之間。初本无與。如中立然。故有交是有偏主而變其常。得正據傳以所隨者正爲義。然正人非正道

不能隨。則隨之以正亦在其中矣。 吉者此隨有功於己之德業也。 出門又勸其廣而用之。吉已指有功。謂又有吉也。

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提撕之例。 上二句述爻詞本文。而以從正代貞字。下二句兼述言前句。而倒出在後。 爻詞言正則吉。亦有正乃吉之意。但在言外則稍晦。故揭明之。爻詞兼勸詞。此專戒詞。 爻詞於出門交不言貞。直言有功。以上文互見也。故作有功不失句述之。 謂爻詞云官有渝從正乃吉也。又云出門交有功。蓋此從正者之出門則皆不失正故也。 因渝已是通。似介之反。出門益似太寬。故申明聖人非許破介以爲通廢嚴以爲寬也。

六三。係小子。失丈夫。

近者非正而亦比。著此象者著近之可畏也。 下句是占。

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因爻詞而決之之例。 專決失丈夫句。 兼與是設求失之反。弗字是言无可求。猶言无不失也。 係小子不必失丈夫。則獨受小子之損。其敝尚有限。并失丈夫。則又无丈夫之益。其敝全矣。凶吝不言可知。 與卽三爻志之義。弗兼卽舍之義。 志邪故係於邪而習于邪。則志愈邪。故必舍正。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

陽君子之象。當位有權也。有求得。成德立功皆可也。　非正應而隨。是未同而言之類。雖用之君子。亦失交之道。君子於其始進已不能无疑。後此更有失節。則疑益深。而交必離。是不利也。　始進不正。則後雖正亦不能完品。但可以全交耳。爲所交者君子。則隙末又是一失。故欲其有終。　貞以隨之之道言。　失小人以下是占。

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

例同六二。　對舉之見邪正不容並立。故從正必在去邪。欲去邪莫如從正也。　志舍卽弗兼與義。以六二反推。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霍光之拜大將軍專國政。隨有獲也。霍光非不正。然宣帝卒爲之芒刺在背。以是恩衰。其妻子因之怨望謀逆而蒙誅夷。貞凶也。　有孚在道以明。猶云有孚在道而先之以明。明則辨及道之精微。而由之无不盡也。霍光之尺寸不失。非不有孚在道。特不學无術。不能盡精微耳。　人情寵過必驕。如霍光者已少。其在道未免出于矯飾。不誠不能動物。故又戒以有孚六字。總如霍光之人加以明也。道不外正。言貞又言道。似乎重複。分別在以明二字。上文言大概是正。下言出於明之正也。　凶。咎所致。无咎則无凶。卽有凶。亦非已所致而可視之如无矣。

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因爻詞而決之之例。上二句謂如此果有凶義。下二句謂果雖有孚在道。亦必以明乃无咎也。義。卽理也。權重者主震。人情事前可知之理也。以明而後盡道。則盡道之功。總歸于明矣。故云明功。功指无咎言。

九五。孚于嘉吉。

唯賢之應賢。其應始能信。不然。則但可謂之應耳。吉者。德可成功可大也。中正卽中和。陽剛所以能致之資。陽剛亦可稱德。聰明睿智。亦列爲五德之例。

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提撕之例。見人君取人以身。而凡取友者可推。唯賢親賢。孚不可強爲。故人君欲得賢。必以修道修仁爲本。倒出言。前句在後。謂爻詞云孚于嘉吉。此位正中之象占也。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

隨之貴正。屢見各爻。可以互明。此爲得正者言。故不著其正。隨之貴固。三之失小子五之孚亦已見其意。此又勸固之有終也。占言如此之誠可以格神明。卽獲上信友无不可之意。誠之可以有終者。必誠之至者故无不動。爻詞以祭山川爲例。註亦依文釋之。非專言祭山川之吉占也。

象曰。拘係之。上窮也。

提撕之例。倒出言。前句在後。謂爻詞云拘係之。上窮之象也。拘係之。固極之詞也。上窮。有終之謂也。見聖人于有終方以爲固極。未至有終。猶聖人所謂有未固也。上窮。謂居卦之上。是隨之窮。窮卽終也。猶云隨能至終。則是拘係之象。拘係之括乃從維之之詞。不然。則未見固極也。

䷑ 巽下艮上　䷕ 賁　䷯ 井　䷾ 既濟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占例同豫卦。上剛愎而不納諫。下阿諂而不獻規。且上又苟且者。所謂不善而莫予違也。卑巽者阿諂之臣。又志下意怯。不能有所建立。天下事所以盡壞。所以元亨者。此時必有危亡之兆。君子可以儆臣民。亦不敢康。而可與慮始也。亨就人之肯爲言。下文正因其肯爲告之所爲。亨謂當有去蠱之事。下文猶云去蠱之事何在。在涉大川。而又先甲後甲。欲去蠱者利如此也。壞極壞盡之時。須更新之事難而多。故以涉大川爲比。先甲二句又所以涉之道。蠱時亦或偶有未壞者。然同是久不整理之事。必無完美。不治亦留壞。先甲句教其并治未壞者。後甲句教其治已壞者加謹也。總周愼二字。將壞而反爲不壞。亦似更新。不壞之局亦自此始。故曰後事之端。後事卽指此事之在後日。非指別事。先甲句橫治之盡。後甲句直治之盡。如此蠱方无餘。三句總言當奮發有爲。而又周愼以爲之也。

彖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

釋致蠱之由。以爲未蠱者戒。 涉大川三句。正巽而止之反。而上下反其巽止。則必相交矣。是二義正反治蠱者也。

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首二句註釋之例。 釋彖詞中事之事體。舉揚亨之可欲以爲勸也。 元亨者。大爲去蠱之事以至蠱盡去也。蠱盡去則大治成矣。元亨似功夫。天下治似效驗。 而天下治。謂是天下亂而轉爲治。 以下提撕之例。 皆倒出言。前句在後。 謂彖詞云利涉大川。此治蠱者往有事之道也。 非謂往有事便似涉大川。謂如涉大川方是治蠱之往有事。 涉大川者冒大險忍大勞。如此方算往有事于蠱。尋常有事未足當有事也。 先甲二句。謂彖詞又似有事之條目。又在先甲三日後甲三日。何者。以終則有始是天行故也。 蠱時儆戒人治壞是天行。人治之則聽其反爲不壞亦是天行。元亨兼兩義言。此單取聽其反爲不壞一義言。治之可反爲不壞。故人當治之。然二句非正言亂可治。乃反言治可亂。由亂有儆戒反推之。則治无儆戒可知。由聽其治反推之。則聽其亂可知。爲後人將无儆戒而復亂。故當預爲之計使難亂。亂不至遽甚而可救。極治則難亂。先甲二句使極治也。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山下有風只物壞之象。然物壞卽有當有事之理。故卽帶見有事之象。 治已治人之除其舊而生其新。亦似物壞而變。卽謂用卦象之義以盡卦象帶見之義亦可。 君子視安如危。圖難於易。振育之事。不必起於蠱後。非同彖詞蠱後之事之義。然皆所以免蠱。則與

彖詞之事同歸也。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

蠱之象不勝著。然但蠱卽當有事。不必問其何等蠱也。故卦皆止以有事立言。治蠱是使事之仆者復立。幹比人。枝葉比事。以身任事。使事以身立也。上占以蠱未深起有子。謂但中人以上勝於如无者便足。不必大賢言易濟也。下占以蠱未深亦已蠱起。言亦足算難。人情或有畏沮。然知難則不難。可无畏沮也。吉卽无咎。終對人見在所見之危也。

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註釋之例。釋爻詞中事之事體也。爻詞只言其事之效。未言其事之善。此又言其善也。因人于改父之道。有悖父之嫌。故釋去之。宋人紹述之說。正托不改爲承以遂好。其君不明此義。故爲之惑。以事中之意言。則因人性皆善。不敢以不善誣父。如舜亦繼述瞽瞍。以事外之意。則欲挽回補救。以延續所傳國家之緒。皆是承考。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

剛中是所以能幹之具。得中是所幹之事。得中卽母之蠱去也。已剛而長。以可不嚴憚之柔母。又爲蠱所迫。皆易失婉巽之由。故戒之。不貞卽下氣柔色以諫之類。

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提撕之例。倒出言。前句在後。謂爻詞云其象爲幹母之蠱。以其得中道也。因不可貞之戒。恐人誤解求至當爲貞。而有所苟且。故辨之。見幹至于中方是能幹。并發各爻能否之例也。爻詞云不貞。是論語薄責之義。薄在所以責之者多方從容。使之易從。非省減所責之道理也。故與得中道不相背。幹猶云能幹。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

此幹之微未成者。幹是始與之詞。不中者矯枉太過。過剛其所以然也。小有悔者。小有咎可悔。无大咎者。不中而仍得正。大概是善也。過剛而屬巽體。稍能自克也。此所以不中而仍正之由。

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提撕之例。謂爻詞云此爻之象占如是也。終字括小有悔句之詞。先本有咎。因大可蓋小。而後得附於无咎。故曰終。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

吝是貽父以吝。是除蠱深之凶。外又有不能改之恥。往字見失時不可救。但不怙終。即可洗前羞。廣遷善之門也。往者不返終焉之意。

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註釋之例。是取爻詞中事。承爻詞而論之。對以不改爲孝者說。謂如世俗之說。則裕父之蠱雖往亦得。而今據爻詞觀之。則是貽父以吝。豈爲得乎。未得以吝言。非卽吝之謂。未得未爲孝之意。不改亦姑息之愛。故不云不孝而云未孝。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

柔則能屈己。中又合德。不俟屈己。故于九二信任必篤。用譽者。幹之至盡至善。无可訾議也。居尊見所幹者大。以闡高用譽之爲大功。

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提撕之例。提撕爻詞歸併應二而言。恐人作一節分視而輕之也。柔中是應二之本。承以德括柔中應二而言。柔中非歸併應二而自爲功。則與二之剛中始勝任矛盾矣。倒出言前句在後。謂爻詞云幹父用譽。此以柔中應二。能自承以德之象占也。承是五自取承。非言二能承也。

上九。不事王侯。高尙其事。

高尙其事者、事及道精微之分。事道是尙其事。事及精微之分。則於尙中又高之也。道以仁爲意。以義爲理。道可行時。則行於物有所宜。義也。道不可行時。則行于物無所宜。非義也。不事王侯。爲仁而曲盡其義也。不事王侯。是違世之行。未免爲世所非。意恐動搖。

以高尙其事決所未決。卽占也。 著此以正憂世而流于殉世及藉口憂世以求利達者之失。

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因爻詞而決之之例。 志爲事之幹。唯高尙爲可則。言果是志可則。卽言果是高尙其事也。

䷒ 兌下坤上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占例。利貞是指卦名義外之義以言卦後之義。元亨及末句是直言之。 一陽初長。未見不肯止。長而爲二。則見不肯止矣。卦爻正有此數。不能兩容。此不肯止。是不容彼留也。故曰偪。 陰陽唯上下分處者。方是消長之象。其相閒者錯雜之象耳。故獨復臨泰壯夬。是陽消陰。姤遯否觀剝。是陰消陽。 亨者。進無窒礙也。解見釋卦名。 悅者。心无忿意。卽犯而不校之義。順者。事无違理。卽以直報怨之義。此是待人之正。剛者心不屈於物欲。中者行適止於至善。此是已身之正。應五則又事權有所受之而非僭竊。此是舉事之正。如此則无名可借。卽无瑕可乘。小人不得與爲難。而亨可果得矣。故利。 理不能全勝數。故正亦有困時。數亦不能全勝理。故亨亦有變時。亨以數言故未定。貞則理數兼得故亨始定也。 至于八月句。誡人以困獸將鬬之意。非敎人正防亨後八月之變。是借八月以指示窮則激而抗。使此十二月時。便勿與陰以如八月之窮也。 處小人使之无能爲便止。不加之已甚。此亦是理。循此理亦盡順之精微也。 註故占者句總承上文之詞。大亨承二陽三句。利于貞承其爲卦五句。 卦名單取前一義。占詞兼取後二義。亨就前一義推出

利貞直接後三義言之。然後三義亦前一義帶見之義。但又直見於卦德卦體。故又指以言耳。

彖曰。臨。剛浸而長。

此兼揭出彖詞亨字所指。與單釋卦名義有別。浸長指二陽言。一進爲二。是少少有進。則不暴急而有漸也。故曰浸。一之勢微于二而猶能進。則由二而三四愈可知矣。故有亨義。

說而順。剛中而應。

上節借彖詞代伏羲語氣。此節用自己語氣。皆先揭出彖詞所指而後述彖詞。是行文之變例。因此節可入彖詞口中。而上節以入彖詞口中則爲重複。故并將此節與上節湊成片段在彖詞外。而後歸之彖詞。此正之所指也。是自取卦義言之。與他處從彖詞述出者不同。言卦於上節之勢外。又有此善。

大亨以正。天之道也。

提撕之例。是述彖詞所言。承上二節出之謂卦有三義。彖詞所云大亨以正。指此爲天之道。一以許占者。一以進占者也。註剛長之時貼大亨項首節言。又有此善貼以正項上節言。二氣之有陰陽。與陰陽之往來。與往來之有其度數。皆太虛中不容已之理。故大亨是天之道。天即理也。道理之形狀也。悅順剛中應五以爲臨。亦天地前所定。臨陰者不可易之理。故亦天之道。大亨是與人之天。以正是律人之天。天以此與人則可必。故許之。天以此律人則不可違。故進之。

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註釋之例。爲之指其驗。亦釋之使人无疑也。謂彖詞云至于八月有凶。此有實驗之言。凡至八月則陽之消不久。此可稽而見者也。彖詞及此皆以歲之陰陽比世之君子小人。彖詞借八月以例見目前。此證明八月卽證明目前。陽之長極則消。以陰之窮極卽激而抗。使陽之進極以致陰之窮。及有此陰及與陰以不安窮之情。皆太虛不容已之爲。故陰之窮而激。亦是天運。八月之消。亦是陽之進極。以致陰之窮。極然陽之進後者順時而來。无趨附之意。前者順來而受。无招致之事。是以有漸而莫之爲而爲。則是天也。天運自然尙不可免。況有以致之。則陰之激益甚。安可挽回。故愈足以例見目前。天卽天道。運者其道之流行傳變。當然者有使之不得不如此者。則只合如此也。使天運者自然莫知爲誰也。君子不能迴天運。但要歸之天運。已不分其過耳。戒者戒不先八月使陰窮也。至于八月而然。則眞是天運。人不分其過矣。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地實有餘。澤虛不足。陽臨陰之象。澤上之地。凌乎澤而偪者也。以賢臨愚。以貴臨賤。皆以陽臨陰也。教養皆以高親下。凌之象也。無窮無疆。親之至懇。偪之象也。教亦講習。應兌之象。容保亦載物。應坤之象。教者善人之事。思者善人之意。教思者。意卽有事以實之。事必有意以行之。兩者合作一處。不相離也。不虐以拒之。亦是容。有政以護之。方是保。

初九。咸臨。貞吉。

剛正卽剛中之義。中正皆不外正。但分精粗耳。故與二象占略同。　咸臨未見吉處。得吉總以剛正。　占將筮者當爻看。謂見有正之善吉之理。但亦在固其正而後吉可必耳。聖人敎人无許其任己然而廢用力者。　吉者身无小人之害而安泰。義詳彖詞利貞。

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提撕之例。　爻詞貞字兼所以所由言。此提撕人勿忘有所由在內也。　倒出言前句在後。　謂爻詞云咸臨而以貞得吉。此不獨行正而且志止在行正之占也。　貞是因其正而進之固。故行正是言前句。　志在行己之正道而已。非借以遂其利己憎人之私。此謂志行正。　唯貞故吉。唯本正故易貞。所以貞吉皆志行正之占。　苟出於私意。則正實不正。將爲小人所窺而不服矣。故貞方吉。　正之所由不正者。聖人并不以爲正。凡所謂正皆自志說起。此不待言。但以君子臨小人。其利己憎彼之志。亦似是正。故孔子于此特表其重以儆人細求正也。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

道與勢皆勝。初九故不待戒以貞。而又加以无不利。　彼退而後此可進。彼弱所以退。故上進爲得勢。中比初九之正是道益精。

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註云未詳姑妄爲之說。　提撕之例。　戒君子勿事甫定而遽卽安也。　未順命爲无不利言前句。此因爻詞見得其事而言之也。謂爻詞由此時小人尙有未順命者而言无不利。是咸臨者之既吉而又无不利。以小人之未順命適爲之資也。　唯尙有未順命。故

又有利可言。若并已順則无事可爲矣。何復有利。　小人服乃是吉矣。而小人之革面而未革心者其常也。故吉後尙有未順命。　順命者。惡之根柢盡除。无與天理相拒者也。　臨小人事至革心而盡。故此一事利。卽无不利之餘事矣。　以此反推初爻少此占。是道未能革心。此中正精粗之別。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

聖人无人不欲勉之遷善。而爻之不善者不必盡有此詞。則於此爻亦有取爾。蓋臨以陽臨陰起義。則凡謂之臨人者。皆君子之黨。必非不能改過者。故爲之勉也。所謂陰柔不中。亦就臨人之事上觀。見非作全人之品言也。　甘悅者詭隨乎物。使物可甘可悅。是因陰柔而失寬嚴之節也。寬之過是寬之不中。而寬之不中。則非處是物之正理矣。　甘者。本思以恩結之。使之順服。是謂有利。不知邪正相仇。若冰炭。恩不能結。是无利也。　憂者。憂小人之易我而長其志。及得從容以蓄其力也。

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

上二句註釋之例。　釋爻詞中事之輕重也。　爻詞本兼爲陰柔立象。此言爻之象无得以不中正。蓋陰柔雖易於甘。然能以理自裁。則亦可不至此也。　苟爻未見不中正。則甘是未定之局。不得加之已定之詞。故爻詞尤以不中正立象也。　孔子之意示人質劣惡亦未成。不宜自棄。　下二句因爻詞而決之之例。　不長二字代无字。此之无自有而无。故是不長之義。　咎不長者。氣質无不可矯革。无人不可以爲善也。

六四。至臨。无咎。

分合相與而又有正相契。其相親必深必固。而所親得其分得其人。則其親无過矣。

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提撕之例。見取人以身也。倒出言前句在後。謂爻詞云至臨无咎。此位當之象占也。唯賢故賢受其親而至得伸。唯賢故所親必其人其分而无咎。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

知臨就柔中應二起象。柔則能自屈。中則樂善。此并應二之由見出。足見應二之至成爲臨也。臨是臨九二非臨民。智則指知此臨爲臨民之宜而爲之也。五之臨二。出于柔中。非出於智。智字言得宜合于智者之所爲耳。就宜而去不宜之謂智。智字本婉言得宜。但見未明。故下句申明之。唯此是大君之宜。故目爲智者之事也。大君卽臨民。唯得人乃可以仁民。故得人爲臨民之宜。

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與四爻同例。亦見取人以身。但四爻是述爻詞之言。此是述爻詞之所言。語氣不同耳。謂爻詞由五之中推見能得大君之宜而言之。是謂此是行其中之事也。中必好中。則好中是中內之蘊。中之蘊自行不容已。卽中之自行不容已也。若因知爲宜而爲之。則其事无體。爲之不誠。必有破綻不能得賢矣。孔子正醒明智字。是以事體言。非以事由言也。柔雖能屈己。而非賢不能好賢。其屈己亦不必用于賢矣。應是柔所爲。應二非柔所爲。是應二一事以中爲主也。故去柔言中。

上六。敦臨。吉。无咎。

爻詞唯初二兩仍卦名之義。餘皆廣其義以名臨。四五取其與應爻相臨。三上則取其陰陽相須而又无應。見其臨在二陽。上居卦終。有能終之象。故稱敦臨。以六居上无不正之嫌。但見其有終之善不別見其疵。故係以吉无咎。吉者敦則長不失人。長得人則長有輔而身安行遂也。不敦是一失。而苟如六三則先有他失。卽敦未爲无失也。无咎不但指敦言。兼指敦之正言也。

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內也。

註釋之例。爻詞所言者見成之事。今釋其所由成也。內指二陽。志在內原其始而言。謂由其志之所在故臨之能久也。志亦以陰陽相須。又无正應。又彼陽此正。兩皆君子推見。此已往事。謂處臨終者言之。不及於事。蓋爲非處臨終而占得此爻及觀象玩詞者言之也。亦見凡欲事之成者。當先立志不獨臨也。立志功夫在致知。知至而後意可得而誠也。

䷓ 坤下巽上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彖與卦共言一事。彖只補卦名稱之未足。與同人之于野二字履之履虎尾不咥人六字一樣。不另爲占詞。以彖爲占之例也。總卦以觀稱。巽順中正。彖又以觀之至稱之。彖詞有將卦作先告人以象。又告人以占者。有作告人以象卽告人以占者。此作卽告人

以占者也。占有告人以所能然者。有告人以所當然者。此告人以所當然者也。人人皆有觀人之事。不獨爲在上位之用。盥而不薦八字。是取祭以敬之極盛觀人。形容卦以中正之極盛觀人。只取以極盛觀人之似。不取中正與敬之似。不必字字比合。八字總是盈量而氣象發皇之意。盥而不薦是孚之實際。孚是盥而不薦之規模。皆盈量之意。顒若則氣象之發皇。正觀人之處也。盥是將獻神時。祭者之敬。至此時已爲極盛。不薦是又加兢惕。恐未潔清。未可以事神。因尊神太甚。故愼无可復加。仍復欲加不已也。故是敬之盈其量。敬至如此。則是充實而无虛歉。故爲孚。敬是心所爲。故其孚是在中。非謂敬由中出便是孚也。心有此敬狀。則容貌亦隨之爲此敬狀。敬極甚之狀。是肅靜端莊。故曰顒然。肅靜端莊是大美之狀。故曰可仰。總言筮得此卦。是得當巽順中正以觀人之占也。

彖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

此使人知所以當卦。大觀者。觀之廣遠。已指在上言。但大是統名。未足見是在上之大。故又言在上以申明之。謂卦體有大觀之義。而其大是在上之大。非尋常之大也。大觀在上。卽觀天下之謂。下二句又申明其所以觀者。觀一鄉一國亦是大。而觀天下則是大之至。實以極量爲副名之盡。故卦體卦德爲觀之義。以示人而人仰方是觀。首句只有示人之義。下二句方有人仰之義。人仰以人本然之善心言。人情於所不能者不仰。于所不欲者亦不仰。今中正恰是人性。而人本然之心與性爲體。則性是其所能所欲。故于中正必仰。人之所見只是中正。則人之所仰亦只是中正。成觀之義總在中正。而中正必精必全。於觀之義始足。中正以出於順巽始精始全。故順巽尤成觀之義。總言卦有大觀人與所以大觀人者。是中正極其盛之義。順者。心无私意私欲。則虛而圓神。无可无不可。渾是順理之體也。巽者順理之體發而順理也。巽順也。入也。順物之方。類順物之機。候皆順也。人之循理。因理之端委以知之。因理之次第以行之。不敢相失。不敢驟進。如是以至於理之域。如人之曲隨以入乎人也。中正者以中爲正。大概言之是

正。詳細言之則正之至而中也。順而巽又互明其中是中之精是中之全。順巽中正四字總言正盡其量。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

註釋之例。釋彖詞言外之意以效勸人用卦也。此是下觀而化之事。則彖言此卽有下觀而化在言外矣。觀愛慕之意卽仰之謂。化則愛慕極致之效。能動人則人觀。能動人之深則人觀之極其致。以中正觀人。只能使人觀。以中正之極盛觀人。乃能使人化。下觀而化。吉亨之事。卽吉亨之占也。

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註釋之例。釋卦義於道无所不該。見事事可以通用不獨觀人。道之形迹不一。而理之歸於中正則一。卦義是中正。則于道无不該矣。神者道之合爲全體。不測不忒者。道之各爲一端皆中。道之不測。至天地聖人盡矣。而无外于中正者。是卦義於道无不該也。謂觀天之神道者。一觀之而卽見。卽四時不忒是矣。四時豈不是神而皆是不忒。則神豈外於中正哉。聖人身所行之道亦是神。然欲觀其神之全體。則於設教愈明。天下服則可見不外於中正。範圍天地。曲成萬物。皆是設教。此是道之極不測處。而其教不皆當其可。則天地萬物何以皆從其教。此是神不外於中正之明徵也。天下猶言天地萬物。兩段雖天聖所以爲觀。然是就所以爲觀概言其善。非正言其所以爲觀者也。凡人有所作爲。皆不遁於人之耳目。則皆是觀。不獨天聖之事。故通可作所以爲觀言。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風行地上。兼有觀地與地觀之義。觀民審其所宜施。設教以所宜施者施之也。省方似風行地上。觀民設教似觀地與地觀。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

言有大觀在上而不能觀。凡不見遠大者皆屬其類。如學農圃者。天以大道命人。聖人以大道教人。亦大觀在上之例。識暗學淺。有不能見。亦童觀之例。陰柔如人之識暗。在下如人之學淺。一不知求所以知。一基地无憑開悟也。小人无咎。如民之皇皇求食則可。君子吝。如士之懷居則不可也。不能遠見。遠指在上之大觀。不見是總不見。非見不盡。

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因爻詞而決之之例。小人道三字代小人无咎四字。謂果是小人乃无咎也。言外有君子果吝句在。不失道則无咎。是失道則吝矣。在小人乃不失道。是在君子則失道矣。道者識暗學淺。无其分可盡。非不盡其分也。非眞有得于道。但无失道可指。則與得道相似耳。

六二。闚觀。利女貞。

此亦不能知。而居稍近道有以啓其知。故爲闚。但柔陰暗懦。知不能進。是有隔之義在內。卦是直見有隔之象。故止於闚。小人无咎者。以无能解免也。已知其端。則有可進之幾。故不得托于初之无能。君夫人自稱曰小童。可見女宜以童自處。有能亦不可自見。

謂利於女以其于女爲貞也。貞者固守乎正之事。道理學理兼盡之意。

象曰。闚觀女貞。亦可醜也。

提撕之例。下句是并言外句述之。謂爻詞云闚觀特在女爲貞。而丈夫亦可醜也。亦字承初爻言。謂似勝於童觀。而亦不離小人道也。是儆以小得自安之意。此條之義總在亦字。忽過則與初爻重複矣。

六三。觀我生。進退。

此全占詞就所處之地起占也。可進可退之地者。進退皆位中之道。待合以人始定。遇有具之人。則成爲進之可。遇无具之人。則成爲退之可也。下之上是已有推轂之象。故可進。仍在下是未有責守之象。故可退。我生猶平日通塞。平日之通塞。人應之順逆。事爲之成敗。皆是通塞。皆可以驗我才德之長短厚薄處也。單占詞。

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因爻詞而決之之例。未失道猶云果當如此。未失道是反衆人之見。人情喜進惡退。凡見半似可進之時。便直以爲可。於進之遲疑。便以爲失道。不知觀我未明。則尚是可進可退未定之時。則未定其進退。正因時之道也。未字對觀我已見有進之具時言。謂已見我有進之具時。則是失而此時則未也。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觀國之光已進之象。苟先此自度不可進。則不應進。既進則必自謂可以進矣。已可以進。則以進爲道矣。所未定者。唯前時度君于遠。見之未眞。今見君之不可而退。未爲不可耳。至又親見君之可。則退必是見已之不可。而无解于前此之不自度而進矣。　言外見此時方退。无可藉口以匿前非。自愛者當愼於早毋及此時始悔也。　觀字見成之詞。謂已觀見。講錯方近五以用觀。則大礙理。近君非未度君而可嘗試之事也。　已賓故得觀。利用者。當果於賓不復退也。　賓于王者。受王之賓禮。朝覲仕進皆是利。以得道言。非言利益。如此方不廢君臣之義也。

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

因爻詞而決之之例。　尚賓二字。約括利用句而代之。意義一依爻詞。便是但加一果字耳。　尚猶宜也。卽利之意。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

全是占詞。　謂此爻是告人以此占也。有指象在言前須補出。　无咎者。无濫處大觀之位之過。

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註釋之例。觀我處是觀我。不待疏而明。唯觀民處亦是觀我。爻詞口中未便自疏。恐人未知故釋之。欲人觀之盡其方也。處觀人之位。則不獨政教。卽己之躬行。亦爲民之善所關。故皆可于民觀之。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

陽剛是有德以生人望。居尊位之上。又不與天子得臣諸侯得友。自己位置太高。有以聳人屬目。總見人望所歸也。如此則苟有缺失。卽與人藉口。以自恕是己有壞風俗之罪也。我是直就占者身上言。其是從旁爲占者斟酌微有緩急。然大義不在此。或是詞之偶異。不必贅求。

全是占詞。

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提撕之例。倒出言前句在後。謂爻詞云此爻之占爲當觀其生。何者。此爻雖不得位。而亦志未可平之象也。未平義見爻詞。

䷚ 震下離上 益

噬嗑。亨。利用獄。

占例。亨字直言卦後之義。下句指卦名義外之義以言之。用獄是噬嗑類中最難之事。卦體有一切噬嗑之象。亨之占本此係。亦包其最難者之義。用獄之占本此係。而卦德卦象卦變又適見其義。故占又指之以占也。餘詳彖傳。

象曰。頤中有物。曰噬嗑。

此見卦名之切卦。使人信鬼神之報人以此卦。眞是示人以此名之義也。卦名无不切卦。而此以畫之形立。尤爲舉目了然者。

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提撕之例。首句從彖詞見得其事而言之。見噬之不可已。謂據彖詞係噬嗑以亨之占。是亨以噬嗑而得也。噬其可廢乎。噬期於嗑。嗑正噬之竟。二字總一噬字耳。噬之至嗑去閒至於去也。閒去故亨。剛柔分以下述彖詞之言。謂彖詞云如此。是并言前句述之。剛柔分者。以數與剛稱之。柔濟其剛也。分猶平分。儆動而精明。是整其心之體。雷厲電照。是致其心之用。動明雷電皆剛之屬。有柔以濟之。則不傷于猛。不過于察。猛之甚則直者亦畏沮而不盡其情。卽无以得枉者之情。察之甚則或穿鑿妄見非情之情。皆不能用刑无失也。章者。雷益見其威。電益見其嚴。以上是卦有剛者利之占。以下是卦有柔者亦利之占。一占兩種人皆得而用之也。得中者質得柔之中等。非太柔也。太柔則振刷難起矣。上行振起之意。濟以剛也。卽濟以明動雷電。不當位者。剛非本質而就之。如爻以陰居陽之類。見剛不免稍不足。亦利用獄者。剛稍不足亦不妨。寧失出无失入之意也。上之政教不行。下之情志不遂。所謂不亨。皆惡人爲之閒也。故刑爲仁天下之具。太剛則刑濫。太柔則刑廢。故剛貴相濟。刑稍廢或存大憝於流放。或啓戎心以玩狎。皆隱留天下之閒。而其不仁未然而可弭。若濫及善類。則不仁立見而莫救矣。故與其剛有餘。無寧剛不足。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

明罰卽行所立之法。法行則未知法者知有法。知法者又知其必行。如將其法三令五申之也。如是則足以使人不犯。故歸於仁。

初九。屨校滅趾。无咎。

罪薄過小。已可取趾象。然亦尙可取他象。爲兼在下見有趾象。故不他取而取趾也。屨校。趾被校如著屨也。亦緣趾而取。滅趾无咎皆就受刑者言。上句以不貸小見刑之義。下句以納之安見刑之仁。滅趾是見成之象。无咎是由象推出之象。總是象詞。以象爲占。

象曰。屨校滅趾。不行也。

註釋之例。爻詞以治人言。此以自治言。故註云又有。治人者自治之推。爻詞本有此義在言外。然孔子恐人不能悟。故直言之。謂此又是自治者克惡于早。使不行之象也。滅趾括无咎在內。不行已貼无咎之義。上面有使之然者。乃貼滅趾正位。不行。止而不進也。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

正則能執法。中則不過。此是其道德柔。是其資質合之。總可畏處少。故健訟之人。敢逞其奸而難服。噬膚通就平人言。滅鼻單就剛者言。平人理服之有餘。剛者則非威不濟也。滅鼻者。受奸人之欺藐。損其威望也。无咎者。是害功事非害理事。以聽訟原有寧失

不經之義也。

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提撕之例。見威之不可少也。上之所聽者不能无剛。而以柔乘之。則有滅鼻之患。是威不可少也。倒出言前句在後。謂爻詞云噬膚而不免于滅鼻。此乘剛之象也。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

獄上至尊位。獄之大者。故每進而難。腊肉以此取。遇毒則取之陰柔不中正。不中正者。有時正亦不中。有時并不正也。陰柔則无威。不中正則廢理。故不能服人。陰柔者之不中正。是寬之過。人之不服。總是玩之。遇毒者。忿恚慚怍。內傷其心也。二中正其滅由於所遇。故不言吝。三不中正其毒由於自取。故可吝小者。以亦有腊肉之難。少可解免也。无咎亦以合寧失不經之意。至以不中正得吝。仍以无咎與之。可見聖人於用獄一事。大開從寬之門。獄之大其枉者必大惡。故難聽。陰柔尚屬生質。中正則可自強。故吝專由不中正。

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提撕之例。見必不可廢義。二中正而柔。只廢義外之威。三不中正。則并廢義矣。中正即義也。語氣同六二。

九四。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

乾胏例見腊肉。得金矢者。訟者服而樂就之也。以剛居柔。所謂剛柔分者。明動雷電備而不過也。艱者。盡心不敢輕忽之意。正固又不爲正道難濟而參用權術以求便易。三陰居陽。以陰爲主。陰惡象。故不當作不中正論。四陽居陰。陽爲主。陽善象。故不當作以柔濟剛論。五則以中見无不正也。

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因爻詞而決之之例。上句述爻詞。下句決之。謂爻詞云利艱貞乃吉。今思致有大獄待聽。便見威望之不足。否則末俗奸頑。威望亦无靈也。兩者皆果。必須艱貞乃濟也。未光者。未顯赫。或實不顯赫。或顯赫而人以不顯赫視之也。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

獄至關於人君。則又大矣。然君受臣奏當之成。故易於三四。周禮以貨財爭訟者入金矢。以羣名相告者入鈞金。去矢言金。事之至君者又約也。有君位之威。不必見剛正之鋒稜。以爲枉者震聲。反須假以和易。研以精理。方得直者之情也。故順柔得中。爲得黃金之象。貞厲與艱貞同義。以爲厲卽艱難視之也。但四是未有正之象。故使由艱以策貞。五已有中象。故使既貞加以厲也。

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因爻詞而決之之例。謂爻詞云貞厲乃得无咎。今思果貞厲乃可得當。不然恐未也。得當是代无咎之詞。獄關人之利害重。聖人无不欲其愼。況大獄尤係生殺乎。故周孔於四五皆同戒之。

上九。何校滅耳。凶。

爻除噬者之象則受噬者之象。過極之陽是剛惡之魁。象在卦之上是罪之中上科。象故曰惡極罪大。周公意謂王者于此等罪刑之不赦。而刑當其罪。則是明著其得刑之由。有何校滅耳之象。著其得刑之由于其人无補以儆後人也。滅耳所以見罪在聰不明。而王者之刑皆以著其罪。一如刑聰不明之以滅耳。非罪大惡極止以何校爲刑也。

象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註釋之例。爻詞本以何校之滅耳借作一切刑著其罪所在之象。此又言亦兼正作著其罪所由之象。一切罪皆由于聰不明。則著其有罪。卽并著其聰不明矣。聖人勸善戒惡之言。无時不流傳於世。故不知善之當爲惡之當去者。是不審聽。孔子之意告人以辨善惡爲窒惡之方也。不求聞與聞而不思。皆是不審聽。總之不求知耳。則能自思以求知。亦當審聽矣。

䷕ 離下艮上 ䷑ 損 ䷾ 既濟

賁。亨。小利有攸往。

占指卦名義外之義以言卦後之義。但卦名義外之義與卦名義一處取出。不同他卦各于一處取之。 賁有以人用之而分得失之理。故占義是卦後之義。 剛柔相文。只文之象。離明艮止。又文之美之義。文之美方足當文。故合卦德乃成賁義。 不得其分。雖致其飾亦不美。故文明又兼艮止。方成文之美。 柔來文剛者。以質爲主。 離明於內者。中心條理。其質可爲文本。與卦取爲文之義不同。 剛來文柔者。先質不稱而後求稱。 艮止於外者。其文止一事物之宜。而不可移用於他事物。與卦取爲得其分之義不同。 因原是各得其分者。故不可移用。 亨者。一文施順。衆文可生。 小利有攸往者。一文只可復用之仍同此之事物。窮于應博也。 爲禮之德。无所不宜。禮之爲迹。則不可通。 卦於剛柔只汎作物采之於原地加以所本无之象。占乃專作人道。文質之象。卦于離艮皆作文上之義。占乃分作文質之義。占義是卦名義中又變見出之義也。

彖曰。賁亨。

亨字疑衍。 以文剛文柔之義見下節。文明以止之義見第三節。故不釋。

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

有攸往以上提撕之例。 見聖人貴質之意。 語意例見履。是從彖詞見得其意而言之。謂由彖詞觀之。謂卦變有柔來文剛之義。而人道以柔來文剛。故亨也。又有分剛上文柔之義。而人道以剛文柔。故止小利有攸往也。 文皆止於外。而有窮有不窮者。其中質之有餘不足所主。兼離明亦是質有餘。獨艮止亦是質不足。故可以文剛文柔統之。 餘義詳彖詞。 剛柔交錯二句與下節合爲一段。是註釋之例。 并第三節大意承上文文貴有質轉言。文自不可少。就彖詞中事論其輕重也。文是彖詞中事。天文人文是提出待論。

第三節是論其重。質者文之體。文者質之用。天下无无用之體。故有質卽有文。意論人文。天文只以例見人文耳。剛柔交錯。是借彖詞中事爲況。文明以止。是正指彖詞中事。日月星辰固是天文。卽四時之象生物亦是。

文明以止。人文也。

各得其分之文。方是眞文。

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此節正言文之不可少。天時以文方可察。於人亦犬羊虎豹以文方辨。察是中庸察乎天地之察。人文所以達情定分。无文是使人滅情亂分。所以驅天下爲不仁而敗之也。文所以化成反此。化者變其未仁以歸仁。成者旣歸仁則人成爲人也。文之達情。是相交是一本之愛。文之定分是相別。是分殊之義。合之是仁道。觀是於卦觀上二節言卦有此。此言觀夫此也。觀天文是觀其象。觀人文是觀其實。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山下有火。本不及遠。君子是以外止似之。非本不及。內明外止。有能而愼用之狀。正與山下有火相似。如此乃无動過其能之失。无敢者。恐其德之不足。未可責人。而務以政弭刑。非有獄而不折也。明。修明之也。卽折時亦有无敢之心。如此則精詳徐緩以輔其明所不及。卽明不及亦无失矣。況本无不及乎。彖詞就文上之明止言。此就折獄上言。以例凡作事。廣人用卦之例也。然以止飾明。又使事之皆得其當。亦有卦之意也。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

舍是釋回。徒是增美。所以爲賁。无美不是賁。外美而內以不美受之。亦賁身有餘。賁人不足。此以賁全人言。故舍徒兼之方是。 心中稍戀。便是未舍。 富貴人所難舍。舍之非剛明不能。剛爲之決。明見之決。兩者相合。其舍方成。此不恥狐貉所以獨子路也。 身在下位。本是趾象。舍車而徒。素位而行以賁之也。 按註是以象爲占。

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因爻詞而決之之例。 謂爻詞云爻有舍車而徒之象所以爲賁。蓋身爲趾象。義果當弗乘。弗乘果足以爲賁也。

六二。賁其須。

從善所以美身。是賁之大者。 周孔之意。皆見欲成身者當取人。 非正應而可從道之權也。就无應與剛正見之。不然。則二其交而亂其羣矣。 見交不於犯應與。即可作无應與看。如蘧瑗之交孔子。子產之交叔向是也。 賁其須者。此是須象而即以此自賁也。以象爲占同上爻。

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因爻詞而決之之例。爻詞言外有註占者宜從上之陽剛而動句。決是決此。與上與。猶云占者果當與上與。貫其須是事象。與上與是事實。兩句卽一句。但一句作象。一句作占耳。上爻決其事之義。有決占者之用。在言後。此直決占者之用。有決其事之義。在言前。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

上爻言取益於同德。此又言取益於相反。見无人不可取益。推之不善之可得改。亦其類也。質剛宜克以柔。勿使之過。然爲善以剛爲主。又畏克之太甚。交友者既知取其益。又知棄其損。交友之道盡矣。永貞是戒學柔之過。非戒防善柔之中。善柔之人卽不可交。无教人交不可交之人而後防之之理。

註云安猶欲也。取柔以自賁。則柔是所欲也。

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提撕之例。見救偏自有節度。是從爻詞見得其事而言之。謂由永貞之吉觀之。是克剛在於終莫之陵也。

終者克之終。終莫之陵者。克到恰可時便止。以恰可爲終之期也。陵者出於其上而加之。柔過於剛之意。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

皤如。不得所賁也。末句恐人謂正應之不可復合而相棄。

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上二句註釋之例。爻詞只言爲九三所隔。此又釋所以爲所隔之故。見事亦由己。非但所遇之不幸也。雖正應而遠離。疑于有閒可求。故人求之也。下二句提撕之例。并言後句述之。无尤謂得歸於正應。以不失正道相求者。正人亦不相強制也。上二句示人嫌疑不可處。下二句示人本志不必回。所遇者小人。則稍自好者亦不肯舍正應而從之。唯所遇者君子而加之誠求。苟疑正應无可復合之望。則賢者亦或變其志矣。此專爲遇君子者發也。關雲長之遇操近此。爻操小人而亦僞爲君子也。

六五。賁于邱園。束帛戔戔。吝。終吉。

柔則性情斂靜而便於質。中則惡文之過而欲救以質。故必敦本尙實。敦本。貴內之質也。尙實。不貴外之文也。敦本尙實。自有中道。故惓嗇亦吝。然天下之事必有流敝。當預爲防。纔文便恐其過不及。有矯過之功。故終吉。終吉者。目前于禮爲過。後日于禮爲功也。

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提撕之例。是從爻詞見得其事而言之。專見其吝之有所償。非他吝之比。釋人之嫌以勸之用爻也。有喜卽指得吉言。他處之吝或有吉者。然須以遷改救挽另得。非卽有在本事中。未算本事所有。此乃本事所有也。

上九。白賁。无咎。

上賁極之象。當以反本爲救之時。九陽而有力。能爲所當爲之德。故有此象。白與五同事而无咎。則并无咎。五賁未極。先以質風。恐人不求及禮。此賁已極。尙文之意熾。矯之以質。不能太減。不矯之則將過也。

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註釋之例。推明其由。以高其事而爲勸也。白賁无咎。謂以白賁而得无咎。是專舉白賁之詞。上得志。謂在上時能有志。而得之重在言有志。文盛之時尙質。非人之所驅。且是人之所沮。故見是已志。然此時而有此志。是不溺於流俗。識力之過人遠矣。難能之事。正自好者之所爭。故言之足以爲勸。

☶☶ 坤下 艮上

剝。不利有攸往。

占例。一句中直言卦後之義。又兼以卦名義外之義言之。是創例。註陰盛陽衰二句。是卦名義。而不利有攸往。卽見其後。內坤外艮二句。是卦名義外之義。又明示人以不利有攸往。陰盛陽衰二句。以利害言。內坤外艮二句。以義理言。取害悖理皆不利也。往而取害之時。往而无補於世之時也。无補於世。犯害何爲。義理生於利害。卦名義亦不獨示世人之所謂不利。但不如卦德示之尤明耳。

彖曰。剝。剝也。柔變剛也。

此見履霜之戒不迂。卽坤上六之義。上句言是陽之落。下句言是陰落之。變剛爲柔者。柔偪剛去。變剛之世爲柔之世也。非使剛化爲柔。人以一事小人而敗其終身之君子。皆柔進于陽。變剛爲柔。蔡邕之事卓。荀彧之事操。已後不得反正是也。

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尙消息盈虛。天行也。

首二句提撕之例。倒出言前句在後。謂彖詞似云筮得此卦者。其占爲不利有攸往。何者。此卦小人長之象也。後四句因彖詞而決之之例。順而止之二句。是述出彖詞待決。下二句方是決之。順而止之。是述其所言觀象也。是述其言之因。謂彖詞之言不利有攸往。不獨以小人長言之。又因順而止之之義。得於觀象而本之以言也。然順而止者。君子必由之道。蓋以其是天之理也。天所不能違。而人顧可違之乎。往之利不利可決矣。天行。謂天之行亦依此。卽言此是當然之理。天亦不能違也。止是止於至善之止。以時理爲的而歸之也。消息盈虛者。可息可消可盈可虛。不執於一是。順時理而止之之義。

象曰。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損上所以厚下。安宅。安身之所居也。虐下者因不知下爲己之宅。君子不爲安宅起見。但自有安宅之效。見剝亦有善義。廣用卦之例也。

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

占得此爻。是鬼神告人見在是剝之初而卽全局之端。牀就上九之所乘取象。蔑貞。預言後日與坤初之堅冰至同義。剝牀以足。剝牀而先用足以受其剝也。所以預知蔑貞。從邪正不能竝立推見。周孔皆然。牀就上九外諸爻言貞。并上九言。一路剝諸爻

至究竟則并上九剝之而成蔑矣。以剝足推見蔑貞。由一路推至究竟也。　蔑貞是象有其理。凶是占得有其事。

象曰。剝牀以足。以滅下也。

因爻詞而決之之例。　決蔑貞也。　謂此果用蔑貞之事於下也。貞不能遽蔑。蔑之必自下起。全事之端。故以全事視之。

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

象曰。剝牀以辨。未有與也。

註釋之例。　辨蔑貞之疑也。　剝牀何必不直剝牀而姑用於辨。此志未必在牀之疑也。不知此其爲勢所使。非其志也。　是取出剝辨著落。使人不移以疑其志。　爻詞只據剝辨明於剝足而言。此又加爲之決。以勢亟於剝足。故戒人之玩狎益切也。　未有與。非小人未衆。以君子尚衆。未足爲衆也。故恐迫君子合力而先翦其黨與。

六三。剝之。无咎。

開小人自新之路。　亦戒君子過量小人而拒其歸。使无退步也。

无咎是爲君子占小人而待之之占。卽見言外是歸斯受之也。

象曰。剝之无咎。失上下也。

註釋之例。恐人疑其從正未定。則其爲无咎未實。爻詞似許之過寬也。謂從正卽見憎於其黨。返无所容。見有不可復叛之勢。其從正可以有終。故從正之時。卽遠咎之時也。

六四。剝牀以膚。凶。

與已蔑一閒卽已蔑耳。故不待言蔑而第歎其凶。凶不以象起占。以筮得。此象起占例。見此卦彖詞吉字。以上皆以爻爲客。以君子之占者爲主。

象曰。剝牀以膚。切近災也。

提撕之例。儆人以未切視未切之誤也。倒出言前句在後。謂爻詞云剝牀以膚。此上九切近災之象也。上九視此尙隔一位。而聖人以爲與无隔同。寇之已深。則咫尺之分不足計也。周孔之意。皆欲上九急自圖存。使世閒有碩果之留也。膚指上九。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

此從象外之理立象。廣觀象之法也。五之正象。是率陰剝陽。君子此時禦之无及。故不著正象。唯象外有當反此之理。轉望小人用之以紓君子之難耳。

象曰。以宮人寵。終无尤也。

因爻詞而決之之例。恐小人自疑積惡至此。必不可蓋而甘自絕。故釋其疑。惡可蓋故无惡禍。爻詞无不利原包无尤言。此以无尤統无不利而代之。猶云果无不利也。終對其先言。謂先雖如彼。无害于改後之善也。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

首句即君子未盡而能復生之象。下二句又言君子乃能應此象。首句勸進自強勿自廢。下二句儆戒氣盈而急功也。小人非指剝君子之小人。指君子之失其所以爲君子者。除天理自強之外。而以智術傾軋小人。即小人矣。小人積惡已甚。天人之所不容。又必懲患而思君子。故君子有復進之勢。但恐君子有破綻。亦非天人之所與。而先敗於垂敗之小人耳。

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因爻詞而決之之例。民所載代得輿之詞。終不可用代剝廬之詞。謂爻詞云君子得輿。今思之果然也。下句倣此。用者起而有爲。剝未盡尚有復望。剝盡則是以剝終矣。

䷗ 震下坤上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占例。亨利有攸往。直言卦後之義。餘指卦名義外之義以言之。復有可長之理。又有須善養之理。卦示人以復之義。即并示人以可長善養之義矣。唯須善養之理頗曲折。略似於晦。得體示之方明。故又指卦體言之。陽未復之前。非消歸无有。但沈伏耳。復只沈伏

者之出見。亨是贊復之美。專勸未復之占者求復。陰爲昏塞。陽爲明通。復便是亨邊之事。非復而後亨。但復是事實。亨是事體。事實見而後事體出。則亦稍分先後。人之於事。固有對其美而忘其美者。故標揭使覺。如此卦之吉例也。出入二句言復之善。貼順而上行言。出入以目下一陽言。朋來以過此增生之陽言。无疾无咎。言无助長之害。出是正言。入是帶言。謂今順而出。如向順而入也。以上以須善養之理言。以下以可長之理言。反復二句爲未復者之占。然亦示已復者。以此推見攸往之期。卽證長之理也。利有攸往。則爲已復者占。正言有長之理可因。註剛德方長。謂生有長之理。則生時卽方長之時也。解見彖傳。出入二句。言不可欲速。反復三句。言不必欲速。理見於事之謂道。其道者。其理所使然之事也。反復是道之統體。七日是道之節度。先概言統體。後詳言節度也。七日是卦連姤後諸卦所見。亦卦體之類。強復者壯。亦是助長。

彖曰。復。亨。剛反。

卦名義寄見剛反。故不另釋。提撕之例。倒出言前句在後。謂彖詞似云復之占爲亨。蓋復者剛反之謂也。剛反正作彖詞釋卦名義。故卦名義寄見於此。以亨屬剛反。見剛反是美事。未反者當求反也。昏塞爲不美。亨爲美。人所共知。故揭明是亨道。便見反之爲美。世之君子。人之善正。皆剛之類。求反者。於无君子時搜剔扶植君子于无善正時。生發察存其端也。人心有无善者在生發。講明善惡之可好可惡。所以生發之。有心非无善而自忘自棄。亦若无者。則察識存養之而已。

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

提撕之例。見聖人與有漸卽戒欲速。重是以二字。動則不忘順。行則不助長。此養之使長之善道。然人情銳始。不患不動。只患不順。聖人之意。重在順行。語氣例見履。是從彖爻見得其意而言之。謂由彖詞觀之。是卦有出入无疾朋來无咎之占。何者。動而

以順行。此復後當然之道。卦有復義。卽并見此義矣。而卦德又直見之如是。所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也。

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

提撕之例。見不必欲速。謂彖詞云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之通例也。天行句是并述言後句。一陽之復。是天行之一端。天行二字。以全體例明一端也。全體如此。則一端之不得獨違可知矣。卦畫窮於六。七更始也。故以七日爲窮而更始之期。人爲惡時不知善消。到爲善時極力求善不得。方見凡物不見時无可紀。見時方有可紀。七日以功夫憤樂之際言。卽係詞以精義利用爲屈以致用崇德爲伸之意。非惡極善自反也。

利有攸往。剛長也。

提撕之例。倒出言前句在後。謂彖詞又云利有攸往。此剛有長理時之占也。有必往之理。所以因之而求往順利。故義可分兩層。非內有本不生。非外无阻亦不生。有本无阻則非盡出无止理。故既生則長。凡物皆然。

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註釋之例。於彖詞意外另言卦所有之義也。是因卦之體乘便指示學者觀心之時。一復字當積陰之下一陽復生八字。謂如此之時是見天地之心之時也。天地之心。積陰亦自見。但人之見之則在此時。卽人之心。天地亦无時不見。而人之自見之。則在如天地之此時也。平旦之好惡。是人積陰之下一陽復生之時。見專對似不見時言。辨其有伏无息。非謂生長時反不見也。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陽長至三卽出而爲雷。而此一陽三陽之始也。故卽是雷。 聖人之心无息。无所用復。用則用之氣耳。推以及物。則并用之天下。而使天下保其復。卽與天下以復也。 安靜者。未可用而不用之。卽不助長之義。助長之害。以此反推可見。說詳孟子揠苗。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卦專從之取義。故是卦之主。 註一陽二句解復字。居事初二句解不遠。 无祇悔又足明不遠之至。 此所謂復天理欲息而復振。非人欲既動而復反。去至誠無息只是一閒。 事指復初。復之初時也。復以恐失未失之時爲初時。復當自此起也。過此則遲矣。 心力久則易倦。久卽恐失之時。於此時卽復。所謂又日新也。 恐失卽可作失觀。但未遠耳。若已失則較恐失之爲失遠矣。 无祇悔者。實未嘗失。故爲不遠矣。 未入于不善而卽復。是終身无不善而善全矣。善全則大善大則吉亦大。元吉卽履上九之元吉也。

象曰。不遠之復。以脩身也。

註釋之例。 釋爻詞言外所見之意也。 脩身之道。以可得元吉者爲極則。今由爻詞觀之。是此乃脩身者所必用之道。不得他求也。

六二。休復。吉。

柔順是心无迕理之體。中正是心有循理之用。 凡心有私欲私意。則有質幹而不柔。如此則有與理爲難而不能順之勢。柔順反此。中正者。權則得中。經則得正也。 凡二與初但陰陽相須者。皆下初之象也。 已有其德。而又得輔仁之人。則將以不待復爲復。并

无不遠之跡。復之最无瑕疵者也。吉統稱之詞。不待詳言无咎者。以初九例見也。非反亞於初九。柔順中正。卽已復矣。何以又有復可言。聖人有不待復之性。而无不用復之學。堯舜之精一文王之緝熙孔子之不倦皆是。其不同於學利者功夫。卽本體之發不待勉強耳。

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提撕之例。爻詞兼取柔順中正能下初九。今偏申一義。反人之所輕也。爲仁由己。人之輕取友以此。是從爻詞見得其事而言之。謂爻詞由下仁言休。由休言吉。是此休復與其所有之吉。總以下仁得也。雖以柔順中正之品。亦得人助方盡利。是无人可不取人也。不遠之復。克己之精微者。故曰仁。

六三。頻復厲。无咎。

爲復之爻先坐定有復義。頻則就本爻之巽他爻處見之。以陰居陽。不中不正之象。不中正是頻復之義。然非兼動極。則未見不中正之由。以陰居陽。又可作剛克看。而不中正之義不成。故頻復之象。以動極方定也。質之動者。易出於惡。亦易出於善。以艮之篤實得于止德反推可見。大約震長於爲艮長於守。恐其安于頻。故以厲戒之。又恐其幷懈于復。故以无咎勸之。厲以淺失爲深失之機。言一入於惡。則有愈入而不能返於善之機也。

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註釋之例。釋爻詞中事之實際也。无咎二字。爻詞本不欲殺其詞。且勸其復以爲且愈于不復也。孔子恐人認作眞重與之詞。以其復自滿。不求免厲。故辨之。謂由頻復者之以頻而厲推之。則其復之得无咎亦但以義耳。見无頻之復。方是眞復。无厲之无咎。方是眞无咎也。義未仁也。本體已仁。則動之質亦化。更加以復之功。必无復失。今得而復失。故知本體未仁。其復只勉強從義而已。義如子路之車裘與共。以未仁之體力爲仁之用也。若不由中之行。則義并非其有。于復毫无分矣。厲如日月至義。如其至之淺浮也。

六四。中行。獨復。

求仁必有志於復。得仁則有復之助。故應初九。不謂之返而謂之復。亦見取友之重也。中行卽行中。猶中河卽河中。謂于與衆同行中舍衆而返也。在上卦之下。是隨衆而上之象。下應初九。是舍衆而返之象。不著占詳註中。是未得言亦不必言。无占中之又一例也。

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註釋之例。爻詞只據象而言其見成是得人。此又推原出其明理。未有得人不由於明理者。不必正見其象乃知也。知之眞則必求。不求非知之眞。從道卽言知道也。以因也。因欲從道。故取友也。非從有道之人之謂。道者仁之理。從道卽爲仁。仁卽得道。

六五。敦復。无悔。

體无偏倚而用順理。是見成已善之義。而復卦之爻又不離復之義。是功夫不以已得而輟。如此則永无輟期。功夫之最篤厚者也。已復而仍用復之功。則其復必不患失矣。故无悔。　居尊則督責所不加。又可見敦之生于中順自然而可久。　復取於卦之通例。敦取于中順居尊。

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提撕之例。　是從爻詞見得其事而言之。語氣見六二。　考指无悔。謂以中得敦復。以敦復得无悔。是總以中得无悔也。　中順故居尊不能敗其敦。而中又體順又用。故可括以中。　言功夫生於本體。見功夫之疎。則雖未見不善而已足覘復之未眞。急須功夫保護。不可聽其疎也。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

作事无日之時。是事畢之時。是成敗定奪之象。　陰暗象陰。柔卽愚柔。人之於理能擇而後能守。故歸之愚而稱迷。　有災眚申明其凶。是凶之甚。　用行師以下。言欲背城借一。而功夫短促无濟。所以爲事畢之時。　以其國君凶。比試見无濟而求濟之志亦廢也。十年句承上文。三句結明果是終迷。　十年數之窮。指見在言是終之意。不克征。比不能復是迷之意。此與論語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矣同義。　善可喪於末路。惡不可悔于已成。君子所宜深儆。

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註釋之例。爻詞據象言其見成之事。此又推原其所由與六四同例。爻詞于已至此者无補而不失爲有用者。可戒未至此者早爲計耳。然不知所以至此之由。則亦不知求免之方。是爻詞終於人无功也。故欲助爻詞之用行。必示人以迷之由。反君道以平日言。以君比志承爻詞來。志足生勇。是勇原志之道。今行師之力不用於平日。是有志无勇。反志之道也。志足生勇。无勇必无志。但志之有无不可見。謂之无志无憑。故姑許以志。而止據不能復以言其无勇也。總言早圖之在勵志且鼓勇。

䷅ 震下乾上 訟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占例。上二句指卦名義外之義以言。卦後之義下二句直言之。无妄人物之道皆有之。人物皆有不易之理。定於稟賦之初。人物之道順此理之所本然。而不以矯揉正助參之。是謂實理自然。是謂无妄。作无望亦通者。以矯揉正助。皆有期必卽望之義也。剛實理之象自外來失而復得之象。來自二則未遠而復其復易純之象。故已有无妄之義。震主取憂勤惕厲之意。復後有此工夫。則復者定矣。故兼此无妄之義遂全。以上以无妄之定已前言。以下以无妄之定已後言。至誠无息。罔念作狂。人到无妄後。卽有能保守與當保守之理。故亨貞是卦後帶見之義。本可直言。而卦德卦體又顯示之。故聖人又指之以言。亨已能保守之效。貞又永遠保守之事。震動乾健。是憂勤惕厲又能長久之義。剛者天理之強。中者天理之形。是動健所保得者。合之應二。是自己爲仁又得仁爲輔之義。如是故德愈盛而能動物。亨者。誠至明動變化之候也。貞者。不棄前時之憂勤惕厲。亦因動健而用之本象爲占之例也。憂勤惕厲歸結在剛中。大概言之。是正其繼而不已則固也。利者如此。則長无妄而亨也。匪正二句反申利於貞之詞。前得不可以蓋後失。故匪正則有眚。匪正則有眚。故利於貞也。匪正是見在有妄。有眚是盡喪其前之无妄。以失其前之亨。一端之出入。全體存亡之幾也。是究極言之以大爲戒。吉凶悔吝生夫動。有眚是就往言。不利卽指有眚。不利有攸往只足明有眚之詞。觀傳併作一句

可見。

彖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卦名義寄見自外來句。故不另釋。　因彖詞而決之之例。　命也以上決元亨利貞。元亨利貞指動健二句言。三句以此二句爲主。語氣當有分別。　謂无妄之卦。既以剛自外來而爲主。成卦又見動而健剛中而應之善。彖詞以爲如此則當大亨。而如此亦尚利貞。今思如此而大亨。與如此而尚在以正。皆天之命也。　剛自外來三句。總已无妄而又能保守之意。　應自下有述彖詞所言在。　大亨二句是決彖詞。　內卦是震爲主。于內卽爲震主。　此句卽上註九自二來二句。　天盡人命以此理。卽是命此理以亨。天命我以道心。亦命我以人心。卽是命我長須以正。　天命此理以亨。卽是命我以反此則不亨。天命我以以正乃得无妄。卽是命我以不以正則失无妄。故匪正是天命不祐。　道當任天而成。不可有妄。得道之效必以功力而致。不得无妄。　无妄者。以得道聽之自然而不用力也。之往。如是者之往也。何之者。如是則妄其往。是以妄往往必窮也。下二句申明所以窮。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象无无妄之義。止象外有與无妄之義。先王之以亦以象外之義也。　順天所與而无害。卽是我之與之。　茂。密也。于物物如此。于物物之處處如此也。　對。應也。　天與物之性。隨時成體。則似隨時與之。故對時方有可育。亦對時而育。方是育天所與。　育長養之使

成。終卽盡其性也。　註不爲私。言此與物處卽先王之无妄。是補言外之義。正文自以與物无妄爲義。非以无妄爲義也。

初九。无妄。往吉。

此仍從卦變取義。與卦名同。　剛實理之象。內卦之下內之極分之象。剛復在此。是實理復根于心之象。根于心則非以心強爲而自然矣。故卦取爲主以名无妄。所謂誠之主。誠卽无妄之謂。如是則動无非天理。故吉。吉卽天祐而享也。

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因爻詞而決之之例。　見人于人之應違當反諸己也。　有述爻詞在言前正面是決之。　得志代吉之詞。猶云果必吉。　凡人事親交友事上之正道皆天理。其欲得親信友獲上之志亦天理。彼理人心所同然。本可以感人。則有彼理。此理當无不遂。其不遂者。彼理不誠。人窺其僞。則如无耳。誠則必无不動矣。周孔皆以此推見吉。然如是則吉。則行有不得者。亦反求諸己而已。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

上爻虛稱无妄。此實疏無妄之義而言之。首二句亦卽无妄二字。　柔順因順之象。中正所因順者時理之象。中時之象。正理之象。理是恰合時者。則正之至而爲中也。　正而不中者。意必固我之理。非所性自然之理也。所性之理。時至而後成體。安有不合時者。　上爻志字。以一理外之又一理言。此私意期望。以一理中之意必固我言。无私意期望。卽指因時順理。非因時順理外。又无私意期望也。耕菑是所以爲穫畬者。穫畬是耕菑所期者。故以比有所爲有所期。　无所爲于前。前時于後事无爲也。无所期於後。後事非前時

所期也。必有期方有爲。既有爲卽非无期。本同一病。但分前後發見耳。无所爲於前。理未見則无事也。无所期於後。有事自理已見始也。總于理无造作主張。卽自然之謂。後事自理見始有。則非經前所期矣。經前所期。則非理見始有矣。故以无所期于後言理見始有。爲是冀之事。冀是爲之志。二字无分界。分界在一見時先一見當時耳。事雖事至物來時方行。而是先時所作爲定者。則非先不期其然而今始然者矣。利有攸往。卽往吉之義。一說无所爲是不創設。卽无意无必。无所期是不因仍。卽无固无我。有所期是因仍之根。故歸本言之。此說亦通。存以待參。

象曰。不耕穫。未富也。

註釋之例。釋爻詞言外之義。以并治人功利之私也。義理之私俱无。是天體充實一毫人心俱盡之候。則无功利之私不待言矣。故未富是爻詞言外之義。周公爲賢人以上立法。故只言其極致。孔子欲通爲學者設教。故并言其全體也。謂若此者有未富在其中也。上句括二句之詞。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正尙有妄恐出于耕穫畜畜與富也。若不正則居然是妄。不待推求矣。人心非理不能誠。故誠則必正。不正則必不誠。无妄之災。與或承之羞同。義出于意料之外也。下三句正申明災之无妄。行人之得邑人之災者。天下之惡皆歸。所得不必其罪也。全是占詞。

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因爻詞而決之之例。謂爻爲爲妄之象。而爲妄之占果如此也。

九四。可貞。无咎。

此僅有小賢基地之象。乾體之剛。與別體之有柔參者不同。本可大成之質。但居不正是已受汚於習之象。又下无應。與與五之應二相反。是无輔仁之友之象。如此則雖勉於爲學。而費力太多。力爲之窮。只可到得身修而止。不能盡大學之道以有爲于世也。可以然非已然。以基地言也。无咎貞成之效。貞无咎爲貞而有成也。比可以有爲者下二等。比見成貞无咎者下一等。依註四守字一氣讀。皆是占詞。

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因爻詞而決之之例。見爲學當及習之未染與求助也。謂爻詞云此已居不正而无應與。則雖陽剛乾體亦止可貞无咎。今思之果可貞无咎而止也。上句述爻詞。下句決之。固有之卽貞之謂。而无咎卽貞之效。則貞卽包无咎在內矣。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

乾剛中正下應中正之爲无妄。解見彖詞。居尊位而剛中正。又富貴不能淫之意。愈見无妄之堅定也。疾可勿藥。比誠可濟變不俟術數。甚言无所不可也。疾者。橫逆猶是之類。藥者。仁禮忠信之外又加以結人之術也。總是象詞。謂之占以象爲占也。

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註釋之例。釋爻詞未及之義。爻詞言不待藥。此又言不可藥。一爲之解。一爲之禁。期其必遠于妄也。藥指理外人事。故不可試。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无妄者。自能安窮純理无欲故也。此不用爲之戒行。聖人就之設言。以戒世之窮而濫者耳。謂生平无妄者。固此時亦无妄而不行。然卽爲妄而行。亦行不得也。居卦之終。无所復之。遭窮之象。行者求通其窮也。无妄者。天所祐也。而亦有窮。是必氣數所使。天亦不能違也。人又將如之何。不若安之以免於妄之爲有得耳。无妄以平日言。行是爲妄。卽反其平日。无妄之窮。是天不能祐。行之有眚。是天所不祐。

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因爻詞而決之之例。有述爻詞在言前正面是決之。災卽有眚。窮之災。謂不行者亦在窮中。然止是窮。此則窮中之有災。與彼分別者也。言不免於窮。而又加以災。

䷘ 乾下艮下　䷚ 需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占例指卦名義外之義以言卦後之義。按傳及註卦名以畜德言。畜德之賢。君所當畜而又不易畜。與畜德于已當用于世。與畜德之極量无所不辨。此皆與畜德相連之理。故占是卦後帶見之義。八卦以陽爲大。陽又以乾爲大。故畜乾是所畜者大。乾健艮篤是畜之者大。所畜者乾。是見成大畜之象。然尚可作他象。唯卦德又是以大畜爲究竟之事。非大畜无所受之。故名又以卦德始定。餘義詳彖傳。

彖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

伏羲原以畜之者大方定所畜者大之義。以畜之者大可以推見所畜者大也。此去所畜者大單言畜之者大以此。然亦爲使人求所以當卦在使之知所以求也。剛健者內主忠信。不使人欲閒天理也。篤實者外之徙義不息而力重也。山之止定在篤也。山之止凝聚實也。輝光者。各行之路蹈厲有精采。衆行之數揚多氣象也。此是功夫之迹。德又并剛健所得自然之體用。日新者所得日增也。剛健篤實。固是畜之之功夫。卽日新其德亦功夫之程限。如恭則不侮五句之類。功夫不至有效驗。未算功夫也。大畜以全體之成言。日新是至此之由。非卽大畜之義也。

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

以下三節皆因彖詞而決之之例。此決彖詞所言之事。有述彖詞在言前。謂彖詞云卦變卦體卦德有剛上尚賢止健之義。而上三者皆非大正不能。是示人以利貞之占。今思此三者果非大正不能也。占者不可不能此。豈不利於貞乎。卦變卦體卦德。是大以畜大之義。而貞又所以用卦變卦體卦德之道者也。總教人君遇有大畜之人。在以正用三事而畜之。剛上是高其位。尚賢是尊其道。尚於禮貌聽從上見之。止健亦歸併畜賢上事。卽中庸去讒遠色賤貨之義。凡此類皆攻君心賢人之有力者。故彖爲健。

大正者全體皆正。卽貞之義。一有不正。則與賢有閒而授健以隙矣。此節言人君用賢之道。

不家食吉。養賢也。

此節言賢人出處之道吉見當出。卽反見非此不吉而不當出也。謂彖詞云不家食吉此遇上之養賢如上文所云之占。今思之果然也。正面是決之。有述彖詞在言前。其述彖詞又倒出言前句在後。註云亦取尙賢之意。猶云亦以卦變卦體卦德釋卦詞。尙賢包剛上止健在內。三者必相連之事也。

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語氣同上節。謂彖詞云利涉大川此卦有應乎天之象之占。今思之果然也。應天大賢之象。此言賢之能。卽言畜賢之效以爲人君勸也。非與上文不貫串。畜賢多則必有能濟非常之大賢在其中。此卦體亦畜賢中之象耳。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畜天是所畜者大。山之畜是畜之者大。畜德是所畜者大。多識前言往行以畜是畜之者大。前言往行。所用以畜德之物。而非識之无從得。而用識字從頭說起。非單以識爲畜也。體前言往行則德日進。非以畜前言往行爲畜德也。體前言往行。是以前言往行畜德。剛健篤實。是所以體之之目。以字包剛健篤實在內。而前言往行。道之體用俱在其中。揭出更使剛健篤實有所依以効其用也。

初九。有厲。利己。

內卦皆以物所出起義。外卦皆以止物起義。已是止己不正之進。卽畜德之一事。敎人隨在用畜德之義也。全是占詞。

象曰。有厲利己。不犯災也。

提撕之例。見聖人以義爲利也。下句倒出利己言前句在後。謂爻詞云初九之占爲有厲而利於己。蓋利莫大於得義。今有厲則義在于己。己乃得義也。不字以義言。厲者恐犯災。不犯災者遠厲。義亦有在于犯災者。以爲其重于身者也。若无所爲則義在不犯。今初之觸四。非爲君父爲天下。特爲屈己不平。所謂一朝之忿。爲所不當爲。卽无爲也。故義在于己。聖人所以惡愛身者。爲其賊物耳。不然。身亦安可不愛。自小人不離愛身。於是自好之士。有過義以避小人之嫌者。此所以矯其偏也。

九二。輿說輹。

士遇收己之君。正應也。而收己之後。使之輔桀。則是屈抑其道甚于不與之進。故爲畜。六五正應。進其正也。變而見畜則止。隨時之中也。故處中是不進之象。利以初爻推見不進。又无吉可言。故不著占。六爻畜字皆作過止之義。以象爲占。

象曰。輿說輹。中无尤也。

提撕之例。因爻詞推廣其義也。占者所問一事。不必與言其餘。凡汎言之詞。皆爲觀象玩詞者發也。是從爻詞見得其事而言之。謂爻詞以二之處中命以此象。而无咎見于言外。由此觀之。可知人必能中乃盡无尤也。无尤以全人言。非單言仕止。卽學至

可與權。乃能盡道之意。勉人以立後之學也。　舍正應而止。非道之常。守正者亦失之。此中乃无尤之凡也。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

陽皆健。而乾之陽尤健。三又乾三畫之極等。是健極之象。　陽居健極。謂於陽中處健極一等。卽云健極之陽也。是美材之出衆者。上九陽則非暗。遇久當悟。陽則非惡。晤卽當改。以此合于三之美材易知。則始之誤而棄者。終當反而收。所以畜極卽通時。　受畜者至三而盡。爲畜者至上而盡。此外不復有畜。可見是畜極之象。　通者見收正卦名之畜。　逐者彼來逐我。往者我往從彼。艱貞者艱進而固其平日之守。如伊尹之囂囂。更度彼也。閑輿衛者。反修其具。使不變塞之意也。

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因爻詞而決之之例。　上合志三字代利字。　謂爻詞云如是則利有攸往。今思之果利也。　彼已之良大概已明。又彼已來逐已。而復加以度彼反已。則彼之良與逐无疑。已之良亦无虞。如是則往之後彼必能與已合。已亦能致彼與合矣。　正面以如是則利勸人用爻詞。言外見不如是未利。戒人无爻詞之實而冀幸也。

六四。童牛之牿。元吉。

上卦皆就止健言。　此從所畜者初取象。　止惡是仁事。而用兵刑則未免傷仁。大善反此。惡止是祥。而先有惡是不免不祥。大吉反此。

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註釋之例。取爻詞中事論其優劣也。謂止惡如六四之元吉。乃爲有可喜也。人情以得所願而喜。于己无傷。仁于世无不祥。君子之願至此方滿也。總見止惡以止于早爲最上。勉人止于早也。

六五。豶豕之牙。吉。

此從本爻之善及所畜者二取象。上句句首有畜字。畜豶豕是不易畜之于牙是得其機會。中者不先不後恰乘機會之義。柔則從容畏謹所以能中之由也。單柔可作委靡之象。單中可作有德之象。唯合之乃見是得其機會之象。可制則兼以尊位決之。非居尊位。則雖得其機會。或有可爲吾撓者爲之援也。教人者因可入之處而入之。亦是得其機會。機會莫大于早。此失其大而得其小也。故不得元吉。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與四爻同例。謂此亦是有慶而未可喜也。見止惡稍遲。便屬其次。惡止是天下之福。而此外有不快心之處則未是君子之所喜也。爻是占者見事之象。爻詞本言吉以勸其事。不重不言元。此反于占者有所冷淡。蓋爲觀象玩詞者發。欲其取法夫上也。

上九。何天之衢。亨。

以事終起象。過此无復事。是事之終。然事必功成方得无。則事終之象。卽功成之象也。惡止則善通。自一身至天下皆然。何者。意想不到之詞。言如天之衢爲意想不到之境也。亨卽指上句言。謂如此則是亨之極致而眞可言亨矣。亨字與比卦彖詞吉字

同例。

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提撕之例。道大行三字代亨字。謂爻云如此乃是亨也。見未如此者但可姑云亨。未可實云亨。但可小慰。未可全安也。此畜極之事。未如此未可安。則是畜未極未可已也。總見畜貴用其極耳。

䷚ 震下艮上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占例。直言卦後之義。畜者收其所有而聚之。頤者培其所已有而長之。卦有頤象。而頤飲食之體。卽有養義。故伏羲文王皆將頤作養言也。占意盡貞字。下二句貞之目耳。言貞之方有二。占者當兼用之也。所養謂所養者何物。如孟子大體小體之類。自養又所以養其物之事。如不以小害大先立夫其大之類。得失皆事之爲道。所養之道。卽所養之得失也。道是君子道小人道之道。欲取舍。故觀卽舍否而取可。求則求其可也。自求口實。是以養身之術例養德之方。不可泥定養身說。致兩句皆成半邊語。頤雖汎言。而易主前民用。則主養德說非偏也。

彖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

卦名之切於卦已見噬嗑。不必更兼動止方明。故不釋。 首二句因彖詞而決之之例。 下句猶云果貞則吉。 以養正二字代貞字。則字當乃字是難詞。 養不正固非養正。養之不以正則養正不成。亦不算養正。養正統下文二義言。 所養者正。則養成有益。養之以正。則養可成故吉。句中此義可疏。正字之目則在下文。只宜渾還。 下四句提撕之例。 謂養正則吉矣。而得正不易言也。彖詞自釋之矣。先曰觀頤。是已觀其所養也。復曰自求口實。是又觀其所以自養也。如此而後可以得正耳。 觀所以求。故彖互言之。此統言之。 觀頤自求口實。是述其言。兩下句是述其所言。謂以此詞語此事也。 自養者。養身也。身是人所當養。故觀其自養。是就所養中正又觀其所以養之之義。

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註釋之例。 釋卦彖之所該者廣。卽見占詞之所該者廣。總言可爲養物養民之用也。 養物養民。是所養者正。而天地賢人皆无不正之爲者。則天地之自養物。聖人之以賢養民。皆所以養之者正也。 聖人亦養物。養民大概之詞也。 有時卽有義不言義。以他卦例見省文也。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愼言語。節飲食。

山下之雷順其長而不助。是養之象。 己長而又長之方是養。故雷在地中未是頤。在山下乃是頤。 害有自作有外至。去其害之謂養。不用揠而進也。 言語飲食。亦舉一例。餘不必配。然養德養身。欲分配。則言語作以養德。推見養身。飲食作以養身。推見養德可也。 註亦統言自作外至兩害俱去耳。未嘗分配。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朶頤。凶。

六爻皆以養爲事者。在下卦未有養人之任。則所養者德也。養德之初未可用世。而四之陰又非大夫之賢者。則其應四。除富貴利達無所爲矣。故是動于欲之象。以可爲靈龜者且如此。可見可欲之易動人。學者當密防之也。凶者。人不禁其利心。則將无所不至。而惡極禍大也。

是要其卒言也。

象曰。觀我朶頤。亦不足貴也。

註釋之例。取爻詞中事論其美惡也。爻詞以凶爲戒。然其應尙遠。恐人以爲過而以遷止避之未晚。當前未卽畏懼。故又醜其事以合下禁之。亦字對凶言。不獨凶且可醜。縱不計害。亦當計名也。

六二。顚頤。拂經。于邱頤。征凶。

復之六二下初九爲下仁。此則爲拂經者。彼之初九復之主象。此之初九非頤之主象。則但震之主象。動之在頤。不得另取善象也。于邱頤則凶者。上九非其正應。而由頤之人。非道之悅。反犯所惡。陰必求陽。无正應則但陽卽求。故兩象皆爻所有。

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註釋之例。揭出爻詞言外所見之義也。爻詞就兩事言其敝。此又就兩敝之合處言其害。註中皆字最重。謂六二之顚頤既拂經。而于邱又征凶。是无行而可也。言是窮之極。欲爲正則初非其類。欲爲邪則上非類。因先從邪。則已亦邪。而正又爲非類也。總

歸之顚
頤之皆。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陰柔屈於物欲之體也。不中正不知義理之驗也。如此則有動皆惡矣。動之善者可以由善而閉惡。動之惡者可以熟惡而滅善。動極則熟于惡之甚。故大拂于頤之道。貞是追言其初。謂失養如此。則雖本是正之堅固者。亦變滅无餘而取凶也。非謂見前尙有正在與後此可改爲正。十者數之終。又言後此永无返善之望也。

用者用以返善。无攸利通結上文。謂此眞于養德全不利者。

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註釋之例。亦揭出爻詞言外之義。見聖人戒人之意極重也。謂聖人言此所以見其于道大悖也。養之道以一用卽能使所養成者爲是。不能卽使成者已爲非道。今使不可復養。終无成望。則大非矣。非道已可戒。況大非乎。故是戒人極其重。无攸利卽指勿用言。故以勿用括之。

六四。顚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

下三爻養德之象。上三爻養人之象。養德貴守。養人貴能。故初九不利於己而利于四。能亦貴主以正初。在本爻爲不正。在此爲正者。以其動體。人之躁者務外。不能爲實。而不必不爲名。故爲己雖失正。爲人亦用正也。註柔在上。言本不能勝任。得正以下。言亦

能勝。唯得正方能應正。故顛頤亦取得正爲義。初九有短有長。占詞決吉者。棄短用長。卽无以二卵棄干城之意。戒求備也。吉者能勝養人之任。无咎謂不失任人之道。若避納汚之咎而棄才。則反得咎矣。

象曰。顛頤之吉。上施光也。

提撕之例。見得正非无功也。若吉只言有功。則是謂得正未有功。顛頤始有功矣。唯言不特有功而且光大。乃得分半與得正分半與顛頤之所加也。治人者修身取人不可偏廢。故以此防人恃人而自恕也。倒出言前句在後。爻詞本先討出上施光而後指之言吉也。是述其所言。謂爻詞所云顛頤之吉指上施光言之也。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

陰柔无才。不正无德。政事敎化。俱非其任也。短則任人以補。此是正理。固守乎此是貞。居貞者以固守夫此自處也。吉者亦不失職而可安於其位。不可涉大川。言有臣无君不可以大有爲。君爲下所輕。則所任之人亦不甚見重。不能揮指如意故也。此亦戒人君當自勉爲舉政之人。

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註釋之例。釋爻詞所以言之義也。爻詞本以陰柔爲短而立拂經之象。居貞是正爲之救短。无本象爲占之意。孔子推出有可本之處。卽作本象爲占解之。謂居貞而能乃吉。爻詞居貞之吉。是言其居貞卽能也。此本爻有能順以從上之姿而言之也。柔陰當兼

有順從之德。卽侗而愿空空而信之義。順以從上以有其德言。貞以長致其用言。有其德則不特可致其用。且可長致其用。故以教之而且許其能也。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

註厲而吉。吉字承厲而言。則厲是操心之危。非所處之危也。若作所處之危。則是以由頤爲不幸之遇而沮人擔任矣。厲吉是戒其驕。利涉大川是鼓其性。任重位高。以五之賴之言。在上非卽位高。是言在頤之終。民力人才皆得養之久而足用。旣有陽剛之材。又有其資。又加以厲。何事不濟。故利涉大川。剛能行事亦能僨事。此以爲利者。以居陰又承厲言之也。猶云厲則吉。而使其陽剛可以涉大川。

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註釋之例。補爻詞言外之義。以勸人君任賢也。爻詞之吉是言臣之功成。只就人臣分上言。此言臣之功卽天下之福。又就人君分上言。爲人君占得此及觀象玩詞發也。天下以得養爲福。而天下得其養。乃人臣養人功成之實。故在人臣言之爲吉。在天下言之爲慶。人臣之功卽天下之福。此亦不言可曉。但天下者人君之天下。提明天下之事。以見是人君之事耳。大字指天下言。猶云上九之吉。卽天下之有慶也。

䷛ 巽下兌上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

占例。以卦名義外之義言卦後之義。居中主事之勢。得勢則能盡其大之用而大始見。故合居中方成大過之象。棟橈二字。補卦名詞所未顯之義。與同人于野二字一例。人威重則承之者畏懼不敢自盡。无助則必傾。大過卽含棟橈之義。但未顯露。故文王又取卦體以著其象。下二句方是占。往有爲也。據註及傳語氣。亨字卽申明利字。猶云何謂利往。蓋利而得亨也。利字只當渾還。未可疏其義。留亨字疏之。

彖曰。大過。大者過也。

此與臨卦同例。以卦卽見棟橈而難處之義。見占詞之切於卦。過也過字。兼四而居中言。義見彖詞。意在使人知如此是過。當用占義以持盈。不可猶視爲未盈也。

棟橈。本末弱也。

此釋卦辭是釋卦象之辭。卽釋卦名義之類。提撕之例。言聖人以本末弱爲棟橈之象。示人不可以本末泛視。詞云棟橈者本末弱之象也。

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

提撕之例。剛過就大衆言。勢可以長驕也。中者不過剛就一人言。不以勢生驕而務自克也。總言大衆過。內幸有一二人爲之補救。中卽有能巽說之意。而卦德又明著之。故是卦確示人以此義也。巽義見觀卦。悅義見履卦。總爲過者危之詞。非爲過者喜之詞。言幾幾不可行。賴卦體卦德之善方可行。卽寫出過之難處實際。下節不過就此揭明之耳。謂彖詞云占者如此則利有攸往矣。何謂如此而往乃利。蓋如此而往乃亨也。上句有乃字意未顯。下句特補出之。乃字補原詞卽代之之類。與小畜乃亨不同。

大過之時大矣哉。

此節卽再提撕上節之意。然是從上節所述彖詞見得其事而言之。是結上文文體。義見上節。剛中巽悅。卽大過人之材。如此乃利有攸往。卽非大過人之材不能濟。欲有行而不能窮也。使之能行。有以濟渡其窮使不窮也。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伏羲以大過言過盛。此以大過言過窮。示人倚伏之理。過窮卽過盛所爲。事相通則名可互錯也。憂患所以成德。然太甚亦能令人喪守。猶澤可生木。而滅木則木斃也。憂患太過。能令人喪守。故不喪守是大過人之行。君子用大過之象處大過之遇也。以木爲平日之行象。以澤爲今日之行象。以今日之行過平日之行。爲澤滅木之象。不懼无悶行也。獨立遯世而如此。則大過之行也。過者力量過也。獨立者道爲衆所排也。遯世者身爲衆所外也。不懼者守正之力過无悶者棄利之力過。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

陰其外狀。柔其內德。陰靜而斂。柔緩而怯。巽體之下卑伏不敢抗陽。又陰柔之極致也。故爲過於畏愼之義。不獨錯諸地而且藉之。防不安之甚也。藉之以他物而以白茅。并防見汚之甚也。是遠害无微不到。故是過於畏愼之象。畏愼如此。烏得有失。故无咎。畏愼不外畏不善之危身辱身。而謹避不善。无咎。

无不善也。以此爲大過。是以南方爲強之類。

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提撕之例。見過不易寡。凡此類皆以詞不如義之明。故并溯其義述之。倒出書前句在後。謂爻詞云。藉用白茅。柔而又在下之象也。柔在下。卽陰柔居巽下。一卦之下卽巽之下也。如此乃得无咎。是過不易寡。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陽過之始。過未久之象。比陰裁之早也。君子之盛方成卽謙。太剛之質方見卽克。皆是此象。榮于下。得榮于下也。榮者滋潤其燥調和其剛之意。生稊者木得滋潤則不斃。猶剛得調和則不折也。老夫。已過之陽也。女妻。尤弱之陰也。老夫女妻者。大用柔以克其剛也。下句是申明上句。言所以榮於下者。以下爲女妻也。見非過不能克。无不利。言无過柔之虞。與言无事不利不同。過柔過剛俱不利。今兩者俱无。非去一不利又得一不利也。意與貞永貞之戒相反。彼剛過用柔克。恐反爲過柔。此過剛過用柔克不妨也。

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提撕之例。爻詞語勢可先標明事意。而後以事實之。此當總述爻詞。倒出書前句在後。謂爻詞云老夫女妻爻之過以相與如此也。猶云爻之過以相與如老夫女妻耳。以立矯偏之凡也。凡矯偏之道。在重用其反。以取法乎上。僅得其中之理推之可見。過者。客過於主與平也。

九三。棟橈。凶。

三四又居四陽之中。尤爲得勢。三以此勢鼓其重剛。則剛必極其致。與初六正反對。眞是毫无畏慎者。如此何事不僨。

象曰。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註釋之例。以本末不覈亦无益。反言非本末弱之咎。從爻詞只就本爻起象。不見連及本末看出。示人以此是釋言外義之類。象統就四陽言。其內有二五之得中。又居兩卦之要會。可居兩卦之德。此專就三言。既非中又重剛。又巽之偏爻不足以居全巽之德。故其義不同。彼之失在人。尚可以己救。此之失在己。不可以人救。故彼不言凶而此言凶。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

過而不過者。勢過而心不有。此由居陰倒推見者。唯如此故能居陰。居陰者。裁抑其剛。不敢獨用也。隆只言不撓。非加隆也。加隆則危機而非吉矣。下句以其當救過之任。太柔則不能裁制羣剛。可以自全。而不能裨其同類。亦有負所任之羞也。柔不能輔三陽。亦與初之不能輔四陽相似。故以應初爲之象。非戒以絕初之交也。

象曰。棟隆之吉。不橈乎下也。

註釋之例。三爻以不見參本末之詞見去本末言。言不可分過。此以不見去本末之詞見參本末言。言不必借資。兩釋之互見剛之過不過得失相差之遠。不橈乎下。謂不因下而橈。自己畏愼。既足自安。而不藉力於下。又去其鋒稜。則下敢自盡。弱亦變爲不弱。故不橈。上寮友之象。初羣吏之象。懇藉有輕重之分。故以初該上言之。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

剛處過極之勢則難克。而又克之以輕淺之柔。則或有偶勝之時而不能勝常矣。　枯楊生華。是偶勝而不能常之象。老婦士夫。是剛甚而克以輕淺之柔之象。下句正解明上句之故。　老婦得其士夫。謂士夫爲老婦所得。卽言士夫娶老婦。　老陰變少陽。故老婦是輕淺之柔象。　士夫所謂膂方剛者。是剛甚之象。　過極之陰。上爲陰過極之位也。敢處過極之位。是陰柔中之強者。　欲爲而不知所以爲。事失而意善。可當無失而非以得免失。故无咎无譽。

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提撕之例。　以自克之淺者如此。見自克不可淺嘗也。　何可久并言後句述之。亦可醜則連无譽之半義述之。　无譽本總承二句。兼效驗之少功夫之疏言。此因功夫連及。故只是言屬功夫一半之義。　體爻詞欲抑枯楊之意。有戒无勸。故置效驗不言。謂爻詞云其有功也。不過如枯楊生華耳。何可久也。其事止如老婦士夫亦已可醜。不待无功也。　何可久也。作足上句之詞。卽申斷之類。亦字以置效勿論言。　可醜者。功夫之不及。由志識之下。君子之所羞也。　无譽反言而詞婉。可醜正言而詞直。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

遇陽過之時。才弱不能爲之補救。而同在一卦之中。有繫于共事之義而不去之之象。　才不能救而不去。是過蹈所不勝之危。如是則自斃而已。故是過涉所不能濟之水以陷于亡之象。不害共事之義。是殺身成仁。故无咎。君子之去危邦。卽以去就爭之意。若不去則似肯相許可。此卽與于不仁處則殉其亡。亦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之義也。

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因爻詞而決之之例。謂凡人之得凶者常兼可咎。而此則不然也。禍作自四陽。非自我起。又徒死无益於世。此時之全其生。他人視之亦似當然。而聖人以此爲无咎。見反此之有咎。爲人辨義之微也。不可咎者。不可以與匹夫匹婦之諒同論也。

䷜ 坎下 坎上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尙。

占例與賁同。亦以卦名義外之義言卦後之義。但卦名義外之義。卽卦名義所變見者。與他卦另在卦名義外一處者不同。卦取陽陷陰中起義。占取外虛中實起義。同於一卦畫取而所取不同。有險卽有處險之理。聖人欲本此理以係占而適卦體已幷見此理之象。故又指而言之。人心本有天理。實之使外境不得而入。唯天理先餒而心虛。故險得入而驚恐之。及受驚恐。則天理愈熄心愈虛。心愈虛則險踞其中。而本體不得復見其用。是被壓塞而不通矣。有孚心亨。反此功夫。在平日強天理。非可臨時把捉也。心亨則如未嘗有險。雖終於險亦可夷。禦險之道无如此矣。但非有孚之人。不能推見。有此而難信。書之未足以勸其求孚。故又言有尙以誘之。有尙者。可以出險也。心之天理无所不該。險若可夷。則心亦有夷之之理。若心无夷之之理。又必其險不可夷。故舍心无夷險之具。唯心存有夷險之功。不學有孚而別求有功之術者。乃適棄其功耳。

彖曰。習坎。重險也。

此見占詞之切於卦。坎與井鼎皆是一物。不釋明其中通於人事之義。則詞不爲物。係便不切矣。坎險之形。險坎之德。故言坎卽言險。

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

註釋之例。此亦彖詞口中所有之義。但爲之取譬使益明于人。卽是釋之所以使益明于人者。欲便人之用也。止則盈。不盈不止也。流是水之性。不盈是其性之實于內而不可移。不失其信者。不失其實于內之性也。此彖詞所已言。但性是无心爲之與不凝滯者。比之以水流愈明。謂彖詞所云有孚者。如水之流而不盈雖行險亦然是也。上句是孚。下句是孚之固。行險以水言。水行于坎者也。

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尙。往有功也。

提撕之例。申勸人求有孚也。是從彖詞見得其事而言之。謂彖詞云由卦之剛中有有孚之象而言有孚。乃由有孚而言心亨。行有尙亦以有孚而然也。總言心亨有尙皆出于有孚。往有功卽代行有尙之詞。但上面加以有孚三字耳。註如是二字指剛中卽指有孚。因上文已串合也。

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邱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註釋之例。於彖詞意外另釋卦所示之義。彖詞作卦示人以可畏之險。此作卦示人以可用之險。廣人用卦之例。卽卦名之惡者。皆可用以爲善也。天下固有可善可惡之事。如兵刑是也。若以爲惡迹嫌而不用。則有棄道矣。聖人就用卦見此義。不獨爲用卦言。

不可升卽是險。非以險而不可升。天險幷不可近。地險人險亦可近不可入。卦之險此之所禦。此之險所以禦卦之險。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君子只以重義不以險義。然從善如登。則以兩事加于己與人。亦若以險難之也。又二事中有中實之洊與水之洊似。不安則得之未固。故必熟以求安。兩句皆承習字。可云以常而似習以似習而爲常。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

重險之底。已難出矣。入者不特不能出而又入也。凶何如之。陰暗不能見理。柔懦不能行理。此于修己經世皆不宜者。故不能濟險而反生險。凶者喪亡于險。

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提撕之例。見聖人專歸咎陰柔。不許分過於境。欲人勿以境自沮也。是從爻詞見得其事而言之。謂此習坎入坎。爻謂之凶。而先謂其失道故入。是以失道而凶也。失道解見上條陰柔。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

剛而得中。力能守正。不爲險喪之象。險中之正。自有權宜。故中方是其正。有險遇之爲小得之道。爲人不能盡勝天。天亦不能盡勝人也。小得。險稍有減殺也。

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提撕之例。是從爻詞見得其事而言之。爻詞言未出中亦求小得。此却從之看出求小得亦未出中也。出中卽大得。未出中是時勢之局。時勢者人所不能違。言時勢未可如此。卽見人未可求如此也。爻詞勸剛中。此戒欲速。合之見出險有道。而施之又有序也。險未可出。總以剛中未可盡行。如武王末年方可伐紂是也。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

陰柔不中正。恰與二相反。是借兩卦之閒以寫爻義。非起義于此爻之險。義起於陰柔不中正也。出險之計必深而危。故陰暗不能柔怯不敢行。不中正則反有私智小術之爲。并不能靜俟以遇禍。故不能禦險而反增險。其險之多。遂如兩卦之閒也。不可用者。遷改亦无補。卽雖有善者亦无如之何之意。言終于入也。

象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

因爻詞而決之之例。謂爻詞以陰柔不中正而係之象占如此。今思陰柔不中正果必如此也。爻詞險且枕卽足明坎坎。故以坎坎括之。勿用連上句成文。言終于不出。故以終无功代勿用。且括上句。爻象是見成在坎窞中。占非言始入。言不出也。不出則不止于入。故言入終无功。又以止于入終也。

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

六四得正君子之象。近五在險有同舟遇風之義。五之相際又有報答之義。故可想見其盡瘁之事而有此象。樽酒簋。象急迫進謀。不暇備儀文也。貳用缶。象其進之諄諄反覆。見其心之誠也。此所謂忠告。納約自牖。象其進之法。諷諭曲引以求入。此所謂善道。皆盡瘁之事也。其急迫諄覆。有狎瀆之嫌。其諷諭曲引。有疑忌之嫌。故難於見受。无咎者君相悅而不之咎。卽畜君何尤之意。

象曰。樽酒簋貳。剛柔際也。

註釋之例。就爻詞所取之義。論其爲象所輕重也。見人君欲人臣之忠。在以己致之。柔正近五在險。皆本爻自有之義。惟剛柔相際一義。自五而來。人之常見事皆以己爲主。此却言以外爲主。反人之常見也。非剛柔際。則雖有如是之心。亦見不可而止。故象之成以之爲主。下二句與樽酒簋一套事。如忠與善道總告中之事。故以樽酒簋括之。事之利鈍外爲主。人之所明。故去无咎不論。意謂象卽以此成。不獨占也。

九五。坎不盈。祇既平。无咎。

陽剛中正。以健力用於天理之象。不盈則水流。平則垂盈。无咎專爲不盈洗雪。謂既平固是爲所當爲之效。卽聽其不盈。亦時有未可爲。非有不爲所當爲處也。爲天下君。當險之時。必於爲天下出險之道无不盡。方无曠職之咎。

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提撕之例。與未出中同見不可欲速之意。而此加以尊位尤見絕无可處也。倒出言前句在後。謂爻詞云爻有坎不盈之象。蓋爻之位雖居上卦而仍在中。其中德亦格於時勢而未大也。大以用言。未大未得盡施也。爻詞无咎卽本此言。陽剛所以能正之質。中者正之至。故以中括陽剛正。

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

陰柔義見初六。徽纆叢棘極險之形。三歲不得極險之期。總極險終无滅也。如是則滅亡而已。故凶。窮通相反之境。窮之極處是通之接界。故坎終亦是將出之時之象。而實是險極之象。

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因爻詞而決之之例。有照此代爻詞而述之在先。正面是決之。失道代爻詞言前稱陰柔之詞。凶三歲代全爻之詞。以事之究竟括全事也。謂果究竟言之。其凶雖假以三歲不能免。而得假之者亦至多不過三歲也。爻詞本言永不得而止言三歲。以三歲外已滅亡。三歲卽其終也。

䷝ 離下離上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占例。據傳亦以卦名義外之義言卦後之義。註省文耳。　陰不可托故曰陷。陽有可依故曰麗。　正者麗之當。畜牝牛者麗之常。　貞以麗之初言。其正暫見而事少。故止无惡于人而无險阻。畜牝牛以麗之久言。其正久見而事多。故又人所愛敬而有福慶。　麗與隨相似。正亦兼麗於正麗以正言。　貞以麗之初言而言貞者。初有麗亦似官有渝。正則不以麗而失其正。有固義也。　麗是順所爲。亨後又麗。則其順健矣。牝牛順而健也。畜云者。非培養其順使成健。不得而用之也。　在爲學言麗是求道功夫。畜又操持功夫之功夫也。

象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

見占之切卦。離在他卦多取明義。卽大象亦然。必釋明此取麗義。乃見占之言麗與之切也。　自其陰入觀之則麗象。故兩象皆切卦畫。　日月以下又發明麗是附而有所賴之義。　日月二句舉物之例。重明二句舉事之例。　日月去天則墜。百穀草木去土則萎。重明去正則虛。其附之皆有所賴之也。惟有所賴故不可少。　智仁皆麗乎理。乃成形而實。但因卦有重明之象。卽就見便以舉凡耳。伯夷伊惠皆聖人。其智不必減孔子。但不能好學以之麗乎時。則其知時之分遂埋沒却。此不能化成之證也。　智亦以仁用之。始及天下。然无智則无可用。故歸于智。　重明。明之多亦明之徹也。盡以麗夫理。則見理无不周无不精。而由之爲脩己治人之道。亦无不用无不精矣。故可以化成天下。化者化危爲安。化惡爲善。成者至于安至于善也。

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提撕之例。　見麗貴審正也。　彖詞序而語氣例見貴。　兩句竝頭頂一句。同兌悅以利貞二句。首句代貞字。　是以二字以下四字亦承貞言。　卦體二五粗看其內只是麗乎陽。細看其內則是麗夫中正。　二不獨見正。五以中該正。要皆以中爲歸也。　申出中字。

方見聖人之言貞非粗。非麗以正不能麗乎正。則言麗乎正而麗以正亦包其內矣。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明兩作分明麗二義。明非麗則物受其功亦少。麗非明則總无功於物。繼明是以明繼明。是以兩作。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

下已是屈勢。在明尤爲大屈。剛者小屈亦不能甘。況大屈乎。故必欲上進。有剛明之才而欲用於世。亦憂世之正念。但恐以此而苟於進。則由正而生邪耳。故敬之乃无咎。

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因爻詞而決之之例。謂敬乃所以避咎。卽言果敬乃无咎也。善價難逢。而沽玉心切。則有不覺出于求者矣。故必常自儆察而後不入於邪也。有述爻詞在言前。正面是決之。

六二。黃離。元吉。

中方是正之至。故略其正而言中。見正未可得元吉。進正者以求中也。傳正提撕此意。占與亨畜牝牛吉同意。統言離卽包畜牝牛。吉則包亨也。元亦彖詞隱含之蘊。麗乎中正之爲大善不待言。言亦可也。

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提撕之例。上句述爻詞。下句方提撕其所言。得中道。謂爻本兼中正之象。今據爻詞如此觀之。則止見得中道已。卽言爻詞略正言中耳。得中明見爻詞。重見略正。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

此就時勢爲占教人受命也。註云常者。固然无足怪之意。福足其報則止。昔盛今衰。乃已分固然之事。所謂常也。以爲本分而甘之。所謂安常。此與戚戚者反。卽是自樂。不能自處者。不能引爲本分而居之也。安常以自樂訓鼓缶而歌。不能自處訓大耋之嗟。大耋之嗟。謂如老者戚老而欲去之也。爲正不能免。故是窮時。此時欲免。必爲不正矣。故凶。安常者亦亡。但是寖微寖熄。凶則又生禍而亡也。

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因爻詞而決之之例。爲正亦不久。故是无久理。如是而求久。必爲不正。安得不凶。猶云此必不久之時。嗟安免凶乎。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

助長之象。助長則暫見長。故焚如。助長則不獨所助之分卽亡。且并其固有之分亦敗。所謂无益又害之也。故死如棄如。死而又棄。言无渣滓之留也。焚如下是占。

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因爻詞而決之之例。　无所容是代焚如三句之詞。　有述爻詞在先。正面是決之。容是自容。焚是不容其前境之在而更之。死棄是總不容其前後境之存而亡之。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此與彖意不同。彖專就中觀。則有統正之義。此參以不正觀。則有似中非中之義。蓋并作不中不正觀也。　中之迹雖異于正。而勘其意則毫不失正。若勘其意不正。則非眞中矣。　雖居尊而陰。所以見二陽之迫。此陰陽作勢盛衰之象。未是言道德。　柔則暗不能審中。　柔則隨不能返中。故初處中而流于不正。此志本善。不失爲君子也。權勢道德俱不足。故无以戢上下之迫。而多憂懼。然本君子之質。故能因憂懼而勉勵以爲善。所以得吉。　上句憂見於形。下句憂見于聲。　吉者。无二陽之迫而身安。卽離王公之意。

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提撕之例。　是述爻詞之所言。　爻詞吉字本以離王公言。今亦只謂爻詞所云六五之吉不過指此言耳。　得大利益之謂吉。自禍視福方爲大利益。言離王公是吉。先坐定不能離。是其本等也。此見險世之居位難保。爻之涕嗟不爲過。而人之所當效也。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

離終人盡麗之象。此時有不可廢威刑之義。與大有之須過揚同也。故合之剛明。是見此象著而許之。見其事之不可廢。爲恃安養禍者飾也。　九剛離明。明則知所當爲。剛則能所當爲。故剛明與時義合。則成此象。　威震不濫。亦於剛明推出。威震剛之效。不濫明之

效。竊疑亦以居陰之故。不然。剛恐過猛。明恐過察。未必能有功不濫也。

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提撕之例。立用兵之則也。是會爻意括其言而述之。爻詞王字言如王者。此直言王者。然以此爲如王者之事。卽先以此爲王者之事也。故是述爻詞之意。以正邦謂以正邦而止。正邦貼有嘉。止於正邦貼折首二句。如此則无咎不在言。故并括无咎在內。